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易 卜 生 集

(二)

易 卜 生 著

潘 家 洵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易卜生選

(一)

易卜生詩集
第一卷

漢譯者 吳其榮

易卜生集第二册

羣鬼

劇中人物

阿爾文夫人

阿爾文(姓)歐士華(名) (阿爾文夫人

之子)

孟代牧師

安司強木匠 (瑞琴之父)

安司強(姓)瑞琴(名) (阿爾文夫人家

之女僕)

戲中情景皆在阿爾文夫人家中，其家

在挪威西部海濱一個峽港上。

第一幕

(布景) 一間對著花園的大屋子，左邊有

一扇門，右邊有兩扇門。中間一張圓

桌，桌邊幾把椅子。桌上有書，雜誌，日

報。前面左邊有一扇窗，靠窗放著一

只小沙發同一只針線桌子。

背後通一所養花的暖房。右邊的門

通花園。

從暖房外牆的大玻璃窗望過去，可望

見海邊峽港(Fjord)的愁慘風景；那時

雨下久了，雨中風景模糊，更覺愁慘。

開幕時，安司強木匠正立在花園門邊。

他的左腿有點跛了，穿著長統靴，靴跟

底下墊著一截木頭。他的女兒瑞琴

手裏拿著澆花筒，攔著安木匠不許他

進來。

瑞琴（低聲說）：你要什麼？站住了，不要

動。你瞧你身上的雨水直滴下來呢。

安司強木匠：我的孩子，這是上帝的好雨。

瑞：這簡直是魔鬼的雨！

安：瑞琴，這是什麼話。（蹣跚走上幾步）

我要對你說的是——

瑞：你瞧！不要這樣吱吱咯咯的響。小

主人正在樓上睡覺呢。

安：什麼？正午了還睡覺嗎？

瑞：干你什麼事？

安：昨天晚上我出去喝了一點酒——

瑞：那是不用說的。

安：是呀，我的孩子，我們都是苦人兒，——

瑞：是呀。

安：外面的迷魂陣很多，我們那裏抵當得住

——但是我雖是喝醉了，今天五點半鐘就來

做工了。

瑞：好好好，你少到這裏來罷。我不願意站

在這裏好像同你有什麼 *Rendez-vous* 似

的。(此女用法文字以顯其在上流人家來

往·原文義爲約會·)

|安 你說好像同我有一個什麼？

|瑞 我不願意有人瞧見你在這裏·如今我對你說了，你走罷·

|安(走近幾步·) 我一步也不走·我們話不說完，我是不走的·今天下午我可以把學堂那邊的生活都做完了，今天晚上我要趁船回家去了·

|瑞(口中咕嚕·) 好好，望你一路平安！

|安 多謝你的好意·明天是孤兒院落成的大禮，一定很熱鬧的，一定還有許多燒酒喝·

我不要叫人說我安司強見了迷魂湯就不

走了·

|瑞 哦呵！

|安 是的，明天還有許多貴客來呢·孟代牧師要從城裏趕來·

|瑞 他今天就要來了·

|安 是呀！因為他要來，所以我不願意叫他說我什麼壞話·你懂得嗎？

|瑞 哼，你又來弄鬼了·

|安 你說什麼？

|瑞(仔細打量他·) 這一回你又要想騙孟代牧師的什麼東西了？

安 什麼話？你發瘋了嗎？你想我——

我要哄騙孟代牧師嗎？不會的。他待

我太好了，我肯算計他嗎？但是我要對

你說的是我今晚回家的事。

瑞 你去得越早，我越快活。

安 是的，但是我要你同我一塊兒回去。

瑞（張著嘴）什麼？——你要帶我回去？

安 我說的是我要帶你回去。

瑞（作瞧不起他的樣子）你決不能帶我

回去。

安 我們且看罷。

瑞 是的，我們且看罷。我從小都靠這裏的

阿爾文夫人撫養成人，他待我如同他自己的

孩子一樣，你想我肯同你這樣的人回去

嗎？不會的！

安 什麼話？你竟敢同你的老子作對嗎？

瑞 你自己對我說過幾次，我不是你的女兒。

安 呸！你聽那些話做什麼？

瑞 你不是罵過我好幾次『野種』嗎？不

要臉！

安 我賭咒我不曾用過這兩個字。

瑞 誰管你用的什麼字？

安 況且我那時候一定是多喝了幾杯。——

哼，世間的迷魂陣很多，我的孩子。

瑞 噫！

安 况且那時你的媽一定是發脾氣的時候。

我恨他擺那臭架子，我不得不頂他幾句。

你的媽天天說（學他妻子。）「雅各（安木

匠小名）你不要管我。你那裏配管我！

我在阿爾文家住過三年。你不知道他家

是見過皇上的人嗎？」噯喲，你的媽總忘

不了阿爾文統帶見過一次皇上。

瑞 可憐的媽，你不久就把他氣死了。

安（把肩膀一聳。） 自然，自然，總是我來擔

這個罪名。

瑞（轉身，口中咕嚕。） 噫！——這一條腿！

安 你說什麼？

瑞 *Pied de mouton.*（法文·譯言羊腿。）

安 這是英國話嗎？

瑞 是的。

安 你在這裏受了很好的教育，那是一定的。

這種教育現在你正用得著。

瑞（略停一會。） 我且問你，你要我回到城

裏去幹什麼？

安 我只生了你一個女兒，你還要問我爲什

麼要你回去嗎？我不是一個孤老嗎？

瑞 哼，你不要裝腔作勢。老實說你要我去

幹什麼？

|安 老實告訴你罷，我現在想找一種新的生活做。

瑞(口中呼哨) 你換了許多新的生活了，

但是總沒有一次不是失敗的。

|安 你瞧這一次罷。打死我，要是——

瑞(頓腳) 不要賭咒！

|安 正是，正是，我要對你說的是，我把在這

裏建造孤兒院的工錢積下了幾文。

|瑞 當真嗎？ 很好，很好。

|安 在這鄉下地方，有錢也使不了的。

|瑞 你積下了幾文錢又怎樣呢？

|安 我想把這筆錢去做一樁可以有利息的

生意。我想開一座水手海客的飯館——

|瑞 什麼！

|安 自然是一種上等的飯館，決不是平常水

手來往的豬欄。決不是的。我這座館子

是要給船主們大副們往來的；你知道這都

是上等客人。

|瑞 要我幹什麼呢？

|安 你的用處多呢。但是我只要你做個幌

子。決不要你做粗事。你可以隨你的意，

愛做什麼就做什麼。

|瑞 哦，原來如此？

|安 你要知道這館子裏必須有些女人。因

爲到了夜晚這裏面總得要能惹人注意，可以招徠主顧，——總得要有歌唱，有跳舞。

你要知道來的人都是海客，都是飄洋過海謀生的人！（走近瑞琴身邊）你不要

這樣愚蠢，不要打笨主意。你在這裏有什麼好處？你的主母給你那種教育有什麼好處？

我聽說他們叫你去照應孤兒院裏的小孩子，你是該幹那種事的嗎？

你當真肯糟蹋自己的身體去照應那班小叫化子嗎？

瑞 要是以後的事能如我的意，我就——

或者能如我的意；誰知道呢？或者可以

做到？

安 什麼事可以做到？

瑞 你不要管他。你究竟積下了多少錢。

安 一齊算起來，大約有四五十鎊。

瑞 倒也不壞。

安 很够動手了。

瑞 你竟不分給我一點嗎？

安 不行。

瑞 你難道不給我一件衣料嗎？

安 你要肯同我回到城裏，隨你愛穿什麼衣服都可以。

服都可以。

瑞 呸！我若是當真要衣服，我自己也能

弄到手。

安 但是有做老子的照應，不更好嗎？我

現在就可以在小海港街租一所好房子，不用多少錢押租，我們租了屋就可以開張，辦一個水手公寓。你懂得嗎？

瑞 但是我不高興和你同居！我與你毫

無關係！你出去罷！

安 我的孩子，你在我那邊也住不長久。只要你會玩把戲，你決住不長久。這一兩年來你長得這樣好看——

瑞 怎樣呢？

安 不久自然有船上的大副，——或是船主，

——看上了你。

瑞 我不想嫁給那種人。做水手的人都沒有 *Savoit-Vivie*（又用法文譯言禮貌）。

安 你說他們沒有什麼？

瑞 我知道水手是怎樣一等人。他們那班人是嫁不得的。

安 誰要你當真嫁給他們？不嫁給他們

一樣可以賺他們的錢。（低聲說）那個英國人——你不記得嗎？——那個有

一隻遊艇的英國人，他給了你媽七十鎊金子；你媽也不見得長得比你好看。

瑞（走近安木匠） 滾出去！

安(退幾步) 噯！ 噯！ 你難道要動

手打我？

瑞 是的！ 你敢這樣說媽的醜話，我就打

你，滾出去！ (推他到花園門邊) 輕

點兒關門。小主人正——

安 正睡呢，我知道了。奇怪的很，你爲什麼

這樣關切小阿爾文先生。(低聲說) 哦

呵！ 難道是他——？

瑞 滾出去，快快！ 老頭子，你又胡思亂想

了。不要打那邊走；孟代牧師正從那邊進

來呢。快快從廚房門出去。

安(退向右邊) 是的，是的。但是——你

同孟代先生談談罷。他會教訓你做女兒
的應該怎樣待他老子。無論如何，我總是
你的老子。我可以用官家註冊來證明。
(他從通廚房的門走了)

(瑞琴關上那扇門，對着大鏡子照了一照，
用手巾扇自己，整一整領巾；然後用澆花筒
澆花，裝作很忙的樣子。孟代牧師從花園
門走進暖房。他穿了一件外套，拿著一把
傘，肩上有皮帶掛著一隻小皮包)

孟代牧師 安司強姑娘，你好呀。

瑞琴(回轉身，裝作驚喜之狀) 哦，孟代先

生，你好呀。船到得這樣早？

孟 剛到。(從暖房走進室內。) 天天下

雨，討厭得很。

瑞(跟他進來。) 孟代先生，這場雨是莊家

人家的好雨。

孟 是的，你說得不錯。我們城裏人往往想

不到這個上頭。(脫去外套。)

瑞 讓我幫忙。好了。濕得這樣！我去

把他掛在走廊下。那把傘，也給我；我拿去

張開了，容易吹乾。

(瑞琴拿著外套同傘，從右邊門出去。) 孟

代牧師把皮包同帽子放在一把椅子上。

瑞琴回來。)

孟 從外面走進門來覺得很舒服。——這

裏事事都好嗎？

瑞 都很好，多謝你。

孟 我想今天這裏要預備明天的事，大概總

很忙罷？

瑞 是的，也就够忙了。

孟 阿爾文夫人在家？

瑞 在家。他剛纔上樓拿曲古律茶給小主

人喝去了。

孟 我正要問你，——我到碼頭的時候就聽

說歐士華已經回家了。

瑞 是的，他是前天到的。我們本預備他今

天才能到家。

孟 他還平安強健嗎？

瑞 還算好，不過走了遠路回來，身子很乏了。

他從巴黎一直回來，路上竟不曾擔擱。大

概他此時正睡呢，我們說話還該輕些，你不

怪我嗎？

孟 不錯，我們低聲談。

瑞 請坐，（說時，搬了一把椅子到桌邊。）不

要拘束。（孟坐下，瑞搬一只小凳子墊他腳

下。）這樣舒服嗎？

孟 謝謝你，這樣很舒服了。（望著他。）安

司強姑娘，我看自從我那回見你之後，你很

長大了。

瑞 你也這樣說嗎？ 阿爾文夫人也說我

發育了一點。

孟 發育了？ 是的，有一點，——到也還相

稱。（兩人話頭略停片刻。）

瑞 你要我告訴阿爾文夫人說你來了嗎？

孟 我的孩子，不忙，不忙。——我的親愛的

瑞琴，你老子在這裏還好嗎？

瑞 多謝你，他在這裏很過得去。

孟 上回他進城時，他來看我。

瑞 是嗎？ 他最愛同你老人家談天。

孟 你同他天天見面嗎？

瑞 我嗎？ 是的，我每天看見他——我得閒的日子總看見他。

孟 你老子的品行不很靠得住。他很要人指點他，照管他。

瑞 這話我很相信。

孟 他很要一個可以倚靠，可以信服的人。

這話是他上回自己對我說的。

瑞 是的，他也曾對我說過。但是阿爾文夫

人如何能放我走？ 何況現在添了孤兒

院的事。況且我自己也不願離開阿爾文

夫人，他待我這樣好。

孟 但是，我的孩子，你有做女兒的職務——

自然我們應該先問過你的女主人，請他允許。

瑞 我總覺得像我這麼大的女孩子不便去替一個沒有老婆的人當家。

孟 什麼！ 什麼話！ 安司強姑娘，我們說的是你自己的老子！

瑞 不錯，但是——要是在一個好人家，同一個真正上等人——

孟 但是，親愛的瑞琴——

瑞 ——要是一個我能親愛的人，要是我真能覺得是他女兒，——

孟 哦，哦，我的好孩子——

瑞 我本願意住在城裏。這裏冷靜得可怕。

孟代先生，你是自己嘗過冷靜滋味的人。

——我是很願意去的。孟代先生，你可知道什麼地方有我相當的位置嗎？

孟 我嗎？不知道。

瑞 但是，親愛的孟代先生，無論如何，你不要

忘了我，如果——

孟（站起來：）不，我不會忘記你，安司強

姑娘。

瑞 因為，如果我——

孟 費心請你告訴阿爾文夫人一聲我在這裏。

瑞 孟代先生，我就去請他下來。

（瑞琴從左邊出去。孟在室中走來走去，有時立在窗前，背著手，望著花園。停一會，他回到桌邊，拿起一本書，看了面上的書名，吃了一驚；又細看別本書的書名。）

孟 哼！當真！

（阿爾文夫人從左邊門進來。後面跟著

瑞琴，進來後又從右邊門出去了。）

阿爾文夫人 孟代先生，見了你，我很高興。

孟 阿爾文夫人，你好。我答應了來，現在果然來了。

阿夫人 你是總不失信的。

孟 我這次來很不容易。有好幾個本區教友會，董事會——

阿夫人 你此刻來的正好，我們可以把正事

辦完了再吃飯。你的行李呢？

孟（急忙） 我的行李放在本村店裏。今

晚我要歇在那邊。

阿夫人（忍住笑） 今回我不能請你住在

我家裏嗎？

孟 不，不，多謝多謝。我還是照常睡在那邊。那邊上船便當。

阿夫人 自然隨你的意。不過我覺得現在

我們都老了，應該不比從前了。——

孟 哈哈！你總要說笑話。這也難怪，今天你應該興致很好；一來呢，有明天的大事；二來呢，你把歐士華弄回來了。

阿夫人 可不是嗎？這不是好福氣嗎？

他有兩年多不曾回家了，這次他說可以陪我過一個冬。

孟 當真嗎？這真是他的孝心，不然，羅馬

和巴黎的繁華熱鬧他肯丟下嗎？

阿夫人 是的，但是他母親在這裏。上帝保佑這孩子，他的心窩裏居然還有他的母親。

孟 假使出門學美術就要消磨天性的愛情，那才是大不幸呢。

阿夫人 是的，但是我這孩子這一層倒可以

不消慮得·我很想看看你還認得他嗎·

他就要下來了，此刻正在樓上輓榻上躺一

會兒呢·——你請坐，我的好朋友·

孟 多謝·我不打攪你的正事媽？

阿夫人 說那裏的話·（他坐在桌邊·）

孟 那還好·我給你看——（他走到放皮

包的椅子邊，打開皮包，取出一大疊的紙·

回來坐在阿夫人的對面，要想在桌子上找

一塊空地方放這些紙張·第一樁，這是——

（忽然中斷·）阿爾文夫人，我且問你，桌

上這些書是作什麼的？

阿夫人 這些書嗎？我正讀他們呢·

孟 你當真讀這一類的書嗎？

阿夫人 正是·

孟 你讀了這種書覺得心裏舒服些或是快

活些嗎？

阿夫人 我覺得讀了這種書使我格外能自

己倚靠自己·

孟 真是怪事·但是何以能這樣呢？

阿夫人 因為這些書能替我解釋或是證實

我平日心裏所有的各種思想·最奇怪的

是這些書裏面其實並沒有什麼「新」的東

西·這些書所說的和大多數人的思想信

仰其實沒有什麼分別。不過大多數人或是不去理會這些事，或是自己不肯承認罷了。

孟 但是當真以為大多數人——？

阿夫人 是的，我確如此想。

孟 無論如何不會在這鄉下地方？ 不會

是我們這班人？

阿夫人 是的，到處都是一樣。

孟 當真，我要說——！

阿夫人 究竟你對於這些書有什麼不滿意

的地方？

孟 不滿意的地方？ 你以為我覺得這些

出版物有味嗎？

阿夫人 其實你並不懂得你在那裏罵的東

西。

孟 我已經看過許多講這些書的東西，所以
够得上去批評他們。

阿夫人 話是不差，但是你自己的意思——

孟 阿爾文夫人，有許多時候一個人不能不

依靠別人的意思。世上的事正是如此，並且也應該如此，不然，世界還成個什麼樣子？

阿夫人 你的話也許有理。

孟 除去那個，我自然也不是不承認這類文學很能惹人注意。並且我也不能責備你

要去曉得現在思想上學術上的趨向，這種

趨向我聽說正在你讓你兒子去的地方發

展呢。但是——

阿夫人 但是——？

孟（聲音放低） 但是別人嘴裏不講。一

個人在私室裏所讀的書，所有的思想，是不

必定要對著別人負責的。

阿夫人 自然不必。我的意思和你一樣。

孟 就拿你對於這孤兒院的用意說罷，據我

看起來，在你決意造他的時候，你對於這些

事的思想 and 現在是絕不相同。

阿夫人 的確。但是方纔是爲了孤兒院的

事情——

孟 方纔我們要談的正是關於孤兒院的事。

很對。阿爾文夫人——小心著就是了！

現在讓我們談手頭的事情罷。（開一信封，

取出幾張紙）你看這個？

阿夫人 是契據嗎？

孟 正是，都在裏面了——並且件件都按次

序排著。我對你說罷，弄到這些東西沒有

什麼耽擱，真不是容易的事情。有時候我

祇好去逼著那些管事的人，這班人遇到處

置財產的事情，總是格外的謹慎，不肯放鬆

一點。但是到底被我弄到手了。（翻紙）

這是維生福地產上的一部分叫做沙爾微

克產業的一張過戶契券，所有學堂，教員住的房子和禮拜堂——那塊地上一切新造的房屋都在其內了。這是孤兒院章程的批准書。這裏，你看——（念道）『阿爾文統帶孤兒院章程。』

阿夫人（對著紙看了半天） 倒都排得整齊齊的。

孟 我當時想最好還是用『統帶』這個名字，比你丈夫『御前侍衛』的官銜好。『統帶』兩個字好像招搖得好些。

阿夫人 正是，正是，祇要你覺得最妥當就好。

了。

孟 這是銀行裏存款的收據，上面的利息指定作為孤兒院的經常費。

阿夫人 多謝多謝；不過我想你如果肯經營這些事，那就最便當了。

孟 敢不效勞。不過目前還是把款子存在銀行裏的好。這利息並不大；週年四釐，提款六個月以前知照。以後如果可以做押款的時候——自然是要好的，並且有確實可靠的抵押品——我們可以再商議這件事。

阿夫人 正是，正是，孟代先生，這些事你最清

楚·

孟 我時時當心就是了。但是有一件和這
個關連著的事情，我時常想問你·

阿夫人 是件什麼事情？

孟 這房子我們要不要保火險？

阿夫人 自然要保的·

孟 啊，且慢，夫人·讓我們把這件事情再細
想一想·

阿夫人 我所有的東西都保著火險——房
子和房子裏的傢具，養的牲口——樣樣都
在其內·

孟 那是自然·那是你自己的產業·我也

是如此，不消說得·但是你看這是一件大
不相同的事情·孤兒院的用處說起來總
比尋常的事情高貴些·

阿夫人 自然，但是——

孟 單就我一個人說——憑良心講話，我絲
毫都不反對保火險防備各種的不測·

阿夫人 我也正是那樣想·

孟 但是這邊地方上人的意思怎麼樣？

阿夫人 他們的意思——？

孟 這邊有什麼重要人物阻撓沒有？

阿夫人 什麼叫作重要人物？

孟 我專指那些有勢力不依傍別的人物，

他們的意見是不能當作無關緊要的。

阿夫人 此地有幾個這樣的人或者要阻撓，

如果我們——

孟 就爲了這個·城裏頭這種人多得很·

所有我教友會的會衆就是榜樣·他們很容易誤會你和我都不敢信託上帝保佑·

阿夫人 但是講起你來，我的好朋友，你心裏

總很坦然——

孟 我知道，我知道；我心裏確乎很坦然·但

是我們禁不住人家把我們的舉動胡猜·

并且還有一層，這種事情到後來很容易阻

礙孤兒院的發達·

阿夫人 啊，如果當真要有這種結果——

孟 我也不能完全忽視我說不定要遇到的

(棘手情形·) 在城裏上等社會裏面，這孤

兒院很惹人注意·造這孤兒院確於城裏

也有些好處，大家盼望貧民稅可以因此減

輕許多·(貧民稅是一種稅，徵收了專爲扶

助貧民用的·)但是我做了你的顧問，又經

管錢財的事情，我恐怕將來那班小人罵的

時候第一個就是我——

阿夫人 你不應該讓他們罵·

孟 不用說有幾種報紙雜誌要罵我的話了·

阿夫人 孟代先生不要講這個了；那已經決

定了。

孟 那麼你不要保險嗎？

阿夫人 不要我們把這話作罷。

孟 (靠在椅裏) 但是萬一出什麼事呢？

——誰能拿得定——那時候你能想法子恢復損失嗎？

阿夫人 不能；老實和你說，無論如何我都不
能。

孟 阿爾文夫人，你要知道——歸根到底我們
仍舊把一個很重的擔子壓在肩上。

阿夫人 你想我們能換個別的法子做不能？

孟 不能，就是這句話。我們真想不出別的

法子做。我們不要讓別人誤會我們；並且我們不應該做得罪大眾的事情。

阿夫人 你無論如何不應該，你是個牧師。

孟 並且我想我們可以把這件事業當作有天保佑——有一種特別的保佑。

阿夫人 孟代先生我們但願如此。

孟 那麼我們就讓他去罷？

阿夫人 正是。

孟 很好。隨你的便。(記下來) 那麼，不
保險了。

阿夫人 說也巧得很，你今天來恰恰提起這
事——

孟 我想問了你許久了——

阿夫人 —— 因為我們這裏昨天幾乎失火。

孟 當真！

阿夫人 啊，幸而還沒有什麼要緊。是木作

裏刨下來的木花燒著了。

孟 就是安司強做活的地方嗎？

阿夫人 正是。人家說他火柴總是那樣不

當心。

孟 他心裏事情太多，可憐兒的——許多憂

愁的事情。謝謝上帝，人家同我說，他現在

極力想做一個清白的人呢。

阿夫人 真的嗎？誰告訴你的？

孟 這是他自己對我講的。他還是個好工

人。

阿夫人 哦，他沒有喝酒的時候是的。

孟 唉，這是他的缺點！但是他對我說，他

左腿上的痛苦時常逼得他這樣。前回他

在城裏的時候，我看見了他，心裏老大的不

忍。他到我家裏千恩萬謝的謝我替他在

這裏找著活做，並且可以和他女兒瑞琴在

一塊兒。

阿夫人 他並不常看見他女兒。

孟 但是他對我說天天看見他女兒。

阿夫人 哦，那也說不定。

孟 他都知道迷魂陣來的時候，要一個人管

著他。這是雅各安司強最使人愛的一點

地方；他跑到別人那裏就像一個小孩子一

樣，自己說自己不好，并且承認自己的壞處

。前一次他來找我，和我談天——阿爾

文夫人，如果他必定要瑞琴跟他回家他才

能活命——

阿夫人（突然起立）瑞琴！

孟 ——你不應該十分爲難他。

阿夫人 我一定不能答應他。并且你知道

瑞琴在孤兒院裏還有一個位置呢。

孟 但是再一想，他到底是他父親——

阿夫人 我知道得最清楚他是瑞琴的怎麼

樣一種父親。我斷不許瑞琴跟他去。

孟（起立）我的好夫人，不要這樣要緊下

斷語。你錯怪那可憐的安司強，真是不幸

得很。人家以爲你怕——

阿夫人（鎮靜些）不爲這個。我以前把

瑞琴弄來管，現在還是我管著。（作聽狀）

不要作聲，孟代先生，再不要講這個了。（面

有喜色）你聽！歐士華下樓來了。

現在我們祇想著他。歐士華阿爾文穿

著一件薄的外套，帽子拿在手中，銜著一隻

海泡石製的大烟斗，從左面門裏走進來。）

歐 (立在門口) 哦，恕我錯了，我以為你在

辦公室。(走入) 孟代先生，你好呀。

孟 (瞪目看) 呀！真正奇怪——

阿夫人 正是，你看他怎麼樣，孟代先生？

孟 我——我——呀，當真是——

歐 正是那個敗子，孟代先生。

孟 啊，我的親愛年輕的朋友——

歐 現在那兒子回家來了。

阿夫人 歐士華在那裏想你以前極力反對

他做畫家的時候呢。

孟 我們靠不住得很，有許多事情起初看來

覺得很冒險，後來——(抓住他的手) 歡

迎，歡迎！我親愛的歐士華——我這可

以叫你歐士華嗎？

歐 別的你想叫我什麼？

孟 多謝你。我的意思是，我親愛的歐士華，

你不要以為我是絕對的不贊成美術家的生活。我承認也有許多人，雖然吃那一項飯，仍舊可以保持真我，不受外來的損害。

歐 我們但願如此。

阿夫人 (快活起來) 我知道有一個人能

保持外面的假我和裏面的真我都不受損

害。看看這個人，孟代先生。

歐 (在屋子裏走) 是的，是的，親愛的母親，

自然。

孟 毫無疑惑——沒有人能說不是。我聽

見你漸漸的出名了。我在報紙上時常看

見人家說起你——而且都是很好的批評。

但是我卻要說，近來不大看見你的名字了。

歐 (向暖房走去。) 近來我不大畫什麼東

西。

阿夫人 美術家和傍的人一樣，有時也要休

息休息的。

孟 自然，自然。那些休息的時候，美術家正

在那裏養精蓄銳預備大出力呢。

歐 對呀。母親，飯快好了嗎？

阿夫人 再隔半點鐘。他胃口這樣好倒也

罷了。

孟 并且也喜歡抽烟。

歐 我在樓上屋子裏找著了父親的烟斗，并

且——

孟 啊，這不是和從前一樣嗎！

阿夫人 什麼？

孟 方纔歐士華走進來的時候嘴裏銜著個

烟斗，我覺得他活像他父親。

歐 當真嗎？

阿夫人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歐士華像

我。

孟 話是不差，但是看了他嘴角的神氣——差不多又像在嘴唇上——我自然而然的就想起他父親來了——抽煙的時候格外像。

阿夫人 我一些也不覺得。照我看起來，歐士華的嘴倒很有些像教士的。

孟 是的——教堂裏我有許多同事的人都有些像這個樣子。

阿夫人 放下你的煙斗，我的好孩子。我這裏不准抽煙。

歐 (放下煙斗) 是了，我不過試試罷了，因為我小時候抽過一次。

阿夫人 你嗎！？

歐 正是，那時候我還是個小孩子呢。我記得有一天晚上走到樓上父親屋子裏去，我父親正是高興的時候。

阿夫人 啊，以前的事情你那裏會記得。

歐 我記得清清楚楚他把我抱在膝上，讓我抽他的烟斗。他說「我的孩子，好好的抽，孩子！」我就儘力的抽，一直到後來覺得面色也變白了，頭上的汗珠出得同黃豆一樣大。我父親就大笑，——拚命的大笑——

孟 這真是怪極了。

阿夫人 孟代先生，歐士華是做夢如此。

歐 不是，母親，這並不是夢。因為——你不記

得嗎——後來你進來把我帶到我的屋子裏去，我就病了，我還看見你哭呢。我父親常這樣惡作劇嗎？

孟 他年輕的時候專喜歡頑笑——

歐 雖然那個樣子，他一生還作了許多事——這樣許多好的有用的事——雖然他的壽命那樣短。

孟 正是，我的歐士華阿爾文呀，你承襲了一個又強幹又可敬的人的名字。我們盼望這名字時時可以策勵你前進，發展你的才力——

歐 自然，應該如此。

孟 你爲了父親的紀念日回家，真是一片孝心。

歐 我爲了父親至少要如此。

阿夫人 並且許我把他留在這裏住許多時候——這真是他最好的地方。

孟 是的，我聽說你要在家裏過冬。

歐 我永久在家裏住著了，孟代先生——啊，重新回到家裏真快活！

阿夫人（面有光彩）可不是嗎！

孟（視歐士華有不忍狀）你出去的時候年紀還很輕呢，我的歐士華。

歐 是的。有時候我自己也覺得年紀太小。

阿夫人 一點也不小。這是對於天機活潑的孩子最好的事情，獨養兒子更好。把孩子們關在家裏和父母在一處，把他們糟蹋了，是很可惜的。

孟 這件事情很可以討論，阿爾文夫人。一個孩子自己的家永遠應該是他正當的住處。

歐 我的意思同孟代先生完全相合。

孟 就拿你自己兒子說罷。不妨事，我們可以當著他的面講。他得到的是什麼結果？今年二十六七歲了，還不會知道什麼叫做一個整齊的家庭呢。

歐 請你原諒，孟代先生，你的話完全講錯了。

孟 當真？我以為你在外面過的日子是完全消耗在美術界裏的。

歐 是的。

孟 總和些年輕的美術家在一處。

歐 自然。

孟 但是我想那班人是照例沒有錢成家立業的。

歐 孟代先生，有許多人連娶親都沒有力量。

孟 我說的就是這句話。

歐 但是他們自有他們的家，還是一樣；許多人都是如此。并且他們的家都是很整齊

很舒服的。

（阿爾文夫人用心聽他兒子講話，點頭稱是，但是不說什麼。）

孟 哦，我不是說沒有娶親的人的住所。我所說的家是一種家庭生活——一個人和他妻子兒女過的生活。

歐 是的，或者是和他兒女同兒女的母親。

孟 （吃驚，抓歐兩手。）噯喲！

歐 做什麼？

孟 和——和他的兒女的母親同住！

歐 你莫非要他丟了他兒女的母親不成？

孟 說了半天你是在那裏講那些苟且配合

不正當的行爲！

歐 我不覺得他們過的日子有什麼不正當的地方。

孟 你是不是以爲一個隨便什麼樣的男子和一個年輕的女子可以湊在一處過這種日子——並且也不用避人？

歐 不然，叫他們怎樣？一個窮的美術家和一個窮的女孩子——要結婚很得要花幾個錢。不然，叫他們怎樣？

孟 叫他們怎樣？阿爾文先生，我來告訴你他們應該怎樣。他們初起就應該各人不沾惹各人——這是他們應該做的事！

歐 這些話給血氣方張，情欲正盛的少年聽了，是不會有什麼大功效的。

阿夫人 真不會有的。

孟 (堅執) 執政的人竟不過問這些事情

！居然讓他們公然盛行！(轉向阿爾

文夫人) 現在你看，我替你兒子著急難

道是多事嗎？有許多地方不要臉的事

極盛行——或者我們竟可以說還受人尊

敬——

歐 孟代先生，我來告訴你。我每逢星期日

總到一兩處那種人家去做客——

孟 并且還是星期日！

歐 正是那閒的日子。我在那裏從來沒有

聽見過一個難聽的字眼，更沒有看見過什

麼叫作不道德的事情。從來不曾；但是你

知道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我遇見過美

術家不道德的行爲？

孟 噯，我不知道！

歐 等我來告訴你。我遇見不道德的行爲

就是在你們所謂可以做好榜樣的丈夫父

親高興出來見識見識并且枉顧美術家住

的地方的時候。我們很可以從他們那裏

學些乖巧。這些先生們能够告訴我們許

多地方和許多事情我們以前連夢都沒有

做到的。

孟 什麼？ 你是不是要我相信規矩的人

一離開家就要——

歐 這些規矩人回家來的時候，你沒有聽他們演講過外面風俗敗壞的情形嗎？

孟 自然聽見過的，但是——

阿夫人 我也聽見過的。

歐 你竟可以相信他們的話，不用遲疑。有

幾個是這裏頭的專家。（兩手放在頭上。）

不想那美麗的生活自由竟被人這樣糟蹋！

阿夫人 歐士華，你不要這樣動火；你得不到

什麼好處的。

歐 母親，你說的很是。並且於我身體也有

害。我疲勞的要死。我想出去活動活動

再吃飯。孟代先生，失陪一會兒。你決不

曉得我心裏是個什麼樣子；但是我自己也

不能作主。（從右邊門走出。）

阿夫人 我那可憐的孩子！

孟 你說的不錯。把他弄到這個地步！

（阿爾文夫人看著他，卻不開口。）他自

己叫自己敗子。太確切了，唉！太確切了

！（阿爾文夫人看定了他。）你有什麼

意見？

阿夫人 我以為歐士華說的話個個字都不

錯。

孟 不錯？ 不錯？ 信那種話？

阿夫人 孟代先生，我一個人坐著的時候，也會想到過他說的那些話。但是同人家談天的時候我從來不敢提這些事。好在現在有我兒子替我說，不用我自己開口了。

孟 阿爾文夫人，你真可憐。照我的職務應該懇懇切切的和你講幾句。你要曉得現在站在你面前的不是你的經紀人和你的

顧問了，也不是你和你丈夫的老朋友了。現在站在你面前的是你的教士，就像他有一次是你一生的緊要關頭在你面前站著

一樣。

阿夫人 我的教士要和我講什麼？

孟 第一我要提醒提醒你以前的事情。這時候最相宜。明天是你丈夫去世的十週年；明天死者的紀念碑要開幕了；明天我要對到會的人演說幾句。但是今天我卻先要和你說一說。

阿夫人 孟代先生，很好，請說罷！

孟 你還記得不記得你嫁了不到一年，你就站在一個懸崖邊上？——你拋了你的家？——你背著丈夫逃走——阿爾文夫人，逃走，——並且無論他怎樣求你，你還是不

肯回去？

阿夫人 你記得不記得那第一年裏頭我是怎樣的說不出的苦？

孟 在這世界上要想尋快活，就是反抗自然

· 我們怎麼配過快活日子？ 我們應該盡我們的職務· 你的職務就是緊緊的靠住一個人，那個人是你從前自己揀定的，并且是上帝把你牢牢繫住教你跟他的·

阿夫人 當時我丈夫的行爲同他怎樣的荒唐，你是全知道的·

孟 那些傳聞說他的話我聽得也夠了；如果傳聞當真靠得住，你丈夫那種年輕人的行

爲，我再也不會以爲然的· 但是妻子不是批評他丈夫的人，你應該把忍受上帝降的挫折苦難當作你應做的職務才是· 不想你不如此，反倒抗拒這種困難，那個人失了足，你不扶持他，反丟下他，你所作所爲的不但危害自己的名聲，并且還幾乎連累了別人的·

阿夫人 別人的？ 一個人的，是不是·

孟 最不該的就是你來找我·

阿夫人 找我們的教士？ 找我們的知己朋友？

孟 正爲此所以更不該· 你應當謝謝上帝

當時我有那種毅力。——能使你丟開那種狂想，並且使我把你引到職務的路上，重新回到原來的丈夫那裏去。

阿夫人 孟代先生，那正是你所做的。

孟 我不過是一個傳達天意的人罷了。難

道我領你回去盡職務，服命令，不是替你後來的日子造福嗎？難道後來的事情沒有

有應我預料的話嗎？難道你丈夫沒有

改邪歸正，正經做人嗎？難道他自從那

件事以後沒有同你要好，巴巴結結的過日

子嗎？難道他沒有做附近人家的恩人

嗎？難道他沒有把你擡得同他自己一

樣高，使你漸漸的成了他各種事業的幫手嗎？——並且我知道還是個很好的幫手，阿爾文夫人，這是我應該誇獎你的。——現在要講到你一生第二個錯著了。

阿夫人 你指著什麼說？

孟 正因為有一次你拋棄過做妻子的職務，所以後來你又拋棄做母親的職務。

阿夫人 啊——！

孟 你一生吃了任性固執的虧。你的念頭

總是引你到不守規則，無拘無束的路上去

。你從來不肯受什麼束縛。隨便什麼事

情，你一覺得不耐煩了，就肆無忌憚的丟開

手，好像這種擔子你要放下就可以放下的
一樣。不高興再做妻子了，你就丟下你丈
夫。做母親做得討厭了，你就把孩子送到
外面去。

阿夫人 不錯，對的；我是這樣做的。

孟 這是他同你疏遠的原故。

阿夫人 不，不，他並不同我疏遠！

孟 他確同你疏遠了；這是一定的。你現在
弄回來的是怎樣一個兒子？細細的去
想想。你丈夫的事情你錯了主意後悔無
窮——你自己也承認的，所以替他造這個
紀念碑。現在你應該承認你兒子的事情

你究竟錯了多少，現在或者還來得及把他
從邪路上領回來。重新起頭，他能改悔的
地方你總想法子改悔他。因為，（舉起食
指）你實在是個有罪過的母親！——

這是我覺得是我的職務應該對你說的。

（半晌沒有話）

阿夫人（說話很慢，自己約制自己）孟代

先生，你的話已經說完了，明天你還有一篇
演說紀念我丈夫。明天我不說什麼。但
是現在我要同你稍微講幾句話，就像方纔
你對我講一樣。

孟 很好；我知道你想替自己辯白辯白——

阿夫人 並不是。我不過想對你講幾句話。

孟 真的嗎？

阿夫人 所有方纔你講的關於我同我丈夫

以及你領我回到正路以後我們過的日子

——你都是從別人那裏聽來的。自從那

一回你的腳就沒有再沾過我們家的地——

你以前是我們天天見面的朋友。

孟 記得不記得你們隨後就搬出城了。

阿夫人 記得的，我丈夫在日你也就從來沒

有到此地來看過我們一次。爲了孤兒院

的事情你纔不得不來找我。

孟 (聲氣低而懷疑) 海倫——如果這是我

的錯處，我祇能請你想著——(海倫，阿夫

人小名)

阿夫人 ——想著你職業的尊嚴？——是的。

再加上我是一個要想私奔的妻子。這種

胡鬧的女人，人家愈避得遠愈好。

孟 我親愛的——阿爾文夫人，你也說得太過

火了——

阿夫人 是的，是的，——也罷。我說的是，你責

備我不像個做妻子的，你除了衆人傳說的

話以外沒有什麼別的根據。

孟 對的。底下怎樣！

阿夫人 也罷——孟代先生，現在我把真情告

訴你罷。我自己賭過咒總有一天要讓你曉得——你，並且祇有你。

孟 這真情是怎樣一會事？

阿夫人 這真情就是我丈夫死的時候還是照常像以前那樣的荒唐。

孟 (手摸椅子) 你說什麼？

阿夫人 娶了十九年的親，他仍然是同未結婚以前一樣的荒唐。

孟 你竟把他的年輕不謹慎——他的不守規範——他的行止過分——當作荒唐嗎！

阿夫人 這是替他看病的醫生說的。

孟 我不明白你說些什麼。

阿夫人 你也不必定要曉得。

孟 我聽了頭暈。你的嫁後光陰——同你丈夫的日子——不是別的竟是個苦海。

阿夫人 盡在於此，沒有別的了。現在你明白了。

孟 這個——這個把我弄糊塗了。我不明白！我領略不過來！怎麼世界上會有這等事——？怎麼這種事瞞得過人？

阿夫人 正爲此我才要天天拚命。歐士華生下來以後我覺得好些了。不料好得並不長久。從此以後我命拚得加倍的利害——盼望沒有人知道我孩子的父親到底是

怎樣一等人。你是知道他有一個很動人的外貌；好像人家祇會相信他好，不會相信他有別的事的。有等人的行爲好像對於他的名聲絲毫沒有關係，我丈夫就是那樣一個人。但是到後來，——你也要聽子細了——後來事情出得比隨便什麼都壞。

孟 比你告訴我的還壞！

阿夫人 我雖然曉得他在外頭暗地裏迷些什麼，我總忍著。後來索性醜事鬧到自己家裏來了——

孟 真的嗎！在此地？

阿夫人 正是在此地，在我們自己家裏。在

那邊（用手指右邊門）我頭一次在飯廳裏得的消息。我恰巧要到那裏有點事，門開著一半。我聽見我們那女用人從花園裏進來，帶著水預備澆暖房裏的花。

孟 以後怎樣——？

阿夫人 不多一會兒我聽見我丈夫也進來了。聽他低聲同那女用人講了幾句話

後來我就聽見——（一短笑）——吓，現在還在我耳朵裏響，又讓人心碎，又讓人好笑——我聽我的用人低聲說道：『放手，阿爾文先生！——放了我罷！』

孟 你丈夫怎麼這樣的輕狂！但是除了

輕狂之外，我想斷沒有什麼別的事。

阿夫人 我不久就都知道了。我丈夫把那女孩子騙上手——他們要好就生出下文來了。

孟 (好像變成了石頭一樣) 都在這所房子裏！ 在這所房子裏！

阿夫人 在這所房子裏我苦也吃得不少了。
· 晚上把他絆在家裏——夜裏也是如此——
陪著他在他的屋子裏偷偷的喝酒，做他的酒友。有時候沒有法子，祇好和他對坐著，陪他取樂喝酒，聽他講些毫無意思不堪入耳的話，用盡了力量弄他去睡——

孟 (顫動) 你這些都受得住！

阿夫人 我有個孩子看孩子面上忍受下來的。後來愈鬧愈不堪了——我的用人——我打定主意這事情應當有個完才好。家裏的事我就拿起權來——無論是對我丈夫或者是對別的事。我有件東西抵擋他不敢說什麼。歐士華正是在那時候送出去的。當時他差不多七歲，漸漸像尋常小孩子似的能够辨別事情，曉得問話了。這些情形我都耐著。我覺得如果這孩子在此地住著恐怕要中毒。所以我把他送到別處去的。現在你明白了爲什麼他父親活

著的時候，他從來不曾到此地來過。沒有人知道我爲了這件事心裏的難過。

孟 你那種日子真正可憐。

阿夫人 如果我沒有事做，那種日子真過不下去。不是我自己誇口，我確作了些事。

所有增加的產業，所有改革的地方，以及種種適宜的調度，那好名聲都是我丈夫得的——你猜他肯爲這些事操心嗎？他呀，整天輪在軟椅上看舊繙紳錄！索性對你說了罷。他清楚的時候是我幫他撐場面；他昏天黑地或是長吁短嘆怨命的時候是我獨自一個人受罪。

孟 這就是你現在替他造紀念碑的人！

阿夫人 你看良心不安何等可怕。

孟 良心不安？什麼意思？

阿夫人 我時時刻刻怕這些事瞞不過人家，總有一天要傳出去。所以辦這孤兒院息息謠言，解解人家的疑心。

孟 你想辦的都辦到了，阿爾文夫人。

阿夫人 我還有個大原因。我不願意我自己的兒子，歐士華拿到他父親一個辦士的產業。

孟 照此說來，是用阿爾文先生的產業——

阿夫人 正是。歷年我用在孤兒院裏的款

項恰好抵那產業的數目——我曾經細細核算過的——就爲了那份產業，所以當初人人都把阿爾文大佐當作一塊肥肉。

孟 我明白。

阿夫人 那就是我的賣身錢。我不願意教這些錢到歐士華手裏去。我打定主意我兒子要什麼東西都是我給他。

(歐士華從右邊門裏進來。帽子外套都留在外面。)

阿夫人 又回來了，我的親兒子？

歐 是的。這樣下不停的雨，叫人家在外頭幹什麼？我聽見飯差不多好了。好極

了！

(瑞琴從飯廳裏走進來，拿著一個小包裏。)

瑞 夫人，你這裏有個包裹。(遞過去。)

阿夫人 (眼睛對孟代望了一望。) 是不是明天用的歌。

孟 哼——

瑞 飯都齊備了。

阿夫人 好。我們就來。我要——(剛要解包裹。)

瑞 (向歐士華) 主人，喝紅酒是喝白酒？

歐 兩種都要，安司強姑娘。

瑞 Bien——很好，阿爾文先生(走進飯廳去。)

Bien 法語，
意即很好。

歐 我幫你開瓶子——(跟他進去，門半開著)

阿夫人 我早料到是的。孟代先生，歌在此

地。

孟 (緊握兩手) 明天我怎樣有膽量去演

說——

阿夫人 吓，你想法子敷衍過去。

孟 (低聲，恐怕被飯廳裏的人聽見) 不錯，

我們千萬不要惹人家疑心。

阿夫人 (鎮靜堅決的樣子) 從此這齣擔

驚受怕的把戲就算完事。從明天以後我

祇當我丈夫不會在這屋子裏住過一樣。

除了我兒子同他母親以外再沒有第三人
住在這裏。

(聽見飯廳裏一把椅子倒的聲音；隨後又
聽見瑞琴半低聲說道：歐士華！你瘋了

嗎？放手！)

阿夫人 (嚇得跳起來) 啊——！

(阿夫人瞪著眼睛，注定了那半開的門。

聽見歐士華在那裏欬嗽，并且嘴裏哼哼，隨
後一個瓶子開了的聲音)

孟 (心神不寧的樣子) 什麼事？ 阿爾

文夫人，什麼事？

阿夫人 (聲音大變) 鬼，鬼，暖房裏的一

對——又來了。

孟 你說什麼！瑞琴——？是他——？

阿夫人 是的。來罷。一個字也不要提——！

（緊握孟臂，顫巍巍的一同走入飯廳。）

第二幕

（布景）與第一幕同。外面的風景依舊

被雨籠罩得模模糊糊的。孟代同阿

爾文夫人從飯廳裏走進來。

阿夫人 （在門口向著飯廳叫。）歐士華，你

進來不進來？

歐 不進來，多謝；我想出去一會兒。

阿夫人 很好，去罷；天氣好一點兒了。（把飯

廳門關好，走到走廊門口，喚道）瑞琴！

瑞 （在外頭答應））噯，夫人！

阿夫人 去洗衣服，並且把花圈弄弄好。

瑞 是了，夫人。

（阿爾文夫人知道他去了，才放下心來，把

們關好。）

孟 他聽不見我們罷？

阿夫人 門關了是聽不見的。並且他就要

走出去了。

孟 我仍然是莫名其妙。不曉得剛纔的飯

我怎樣咽下去的。

阿夫人 （走來走去，想力自鎮靜。）我也如

此。但是我們怎樣呢？

孟 正是，我們怎樣呢？老實說我沒有法子；這種事情我從來不曾碰見過。

阿夫人 我敢說現在還沒有發生什麼重要事故。

孟 斷使不得！但是這等舉動已經是極不應該了。

阿夫人 你放心，這不過是歐士華發傻，鬧著玩的！

孟 我剛說過，這些事情我本不明白；但是我覺得——

阿夫人 把瑞琴送出此地的門——並且刻不

容緩。這一節是毫無疑感的——

孟 這是很明顯的。

阿夫人 但是教他到什麼地方去呢？我們不該——

孟 什麼地方去？自然回到他父親那裏去。

阿夫人 你說到誰那裏去？

孟 到他——安司強固然不是——但是怎樣會有這種事呢？你許是弄錯了。

阿夫人 因為決不會錯所以更苦。菊娜沒有法子當著我的面招認的——我丈夫也不能抵賴所以當時沒有別的路走祇好把

這事瞞起來。

孟 也祇有這一個法子。

阿夫人 那女孩子立刻打發走了，很給了他些錢堵他的嘴。到了城裏，他就自己想法子去了。他找著了他的老相好安司強木匠；大約是先露了點口風，他手裏有多少錢，隨後對他說了一片鬼話，怎樣有一個外國人夏天坐著遊艇來逛。他同安司強就趕著結了婚。不還是你經手辦的嗎！

孟 我不明白——我清清楚楚記得安司強來安排婚事。他後悔的了不得，自己怪自己不應該同他的未婚妻做出那種丟臉的

事來。

阿夫人 他自然祇得把罪名望自己身上拉。

孟 這樣騙人！並且同我搗鬼！我本不信雅各安司強會這樣。我一定要重重的責備他一番。——這樣不道德的婚姻！就爲了幾個錢——那女孩子有多少錢？

阿夫人 七十鎊。

孟 你想想——爲了區區七十鎊就情願同一個墮落的女子結婚！

阿夫人 那麼我自己呢？——我情願嫁一個墮落的男子。

孟 噯，你說什麼？一個墮落的男子？

阿夫人 你以爲我們到教堂裏去的時候，我

丈夫比安司強答應娶他的時候的那個菊

娜高潔些嗎？

孟 這兩件事就像白天和黑夜似的大不相

同。——

阿夫人 其實並沒有什麼大不相同。價錢

裏頭確乎大有分別，一個是七十鎊，一個是

整的一份家產。

孟 你怎樣可以比較兩件絕不相干的事情

！我想你自己心裏一定盤算過的——也

同家裏人商量過的。

阿夫人（眼睛移開不看他）我想你知道

當時我的心在什麼地方。

孟（阻著聲音）如果我知道了，我就不會

是你丈夫家裏天天來的客了。

阿夫人 我可以說，這件事情我自己沒有同

自己商量過。

孟 你總同你最親近的人商量過的——那是

應該的——你母親，你兩個姑母。

阿夫人 不錯。這件事完全是他們三個人

替我決定的。我現在有點不相信，怎麼當

時他們清清楚楚的說回絕了這種親事是

傻呢。能讓我母親看見那種好親事的收

場就好了！

孟 誰也不能擔這個錯。無論如何這門親

事總是合乎法律同秩序的。

阿夫人（走至窗前）吓，法律同秩序！

我常想就是這些勞什子是世界上萬般苦惱的根原。

孟 阿爾文夫人，你說這些話很不好。

阿夫人 也許罷；但是我再也不把那些束縛人勉強人的事情當作重要了。我不能再如此了！我一定要爭我的自主權。

孟 你說什麼？

阿夫人（輕敲玻璃窗）我不應該把我丈夫的歷史瞞人。但是當時沒有膽量不那

樣做——也是爲我自己。我這人太不中用。

孟 不中用？

阿夫人 如果當時別人曉得了那回事情，他們一定要說：『可憐的人兒，他的妻子想背著他私奔，那就不怪他要倒行逆施了。』

孟 他們說這話也有些道理。

阿夫人（注視孟）我應該老實對歐士華說：『我兒，你聽著，你父親是個荒唐的人！』

孟 可憐的女人——

阿夫人——并且要把告訴你的話從頭至尾統統的告訴他。

孟 阿爾文夫人，我有點怕你。

阿夫人 我知道。我全知道！ 我想的時

候自己也怕自己。（離開窗）這些事情

我膽子太小。

孟 你把盡職務當作膽子小嗎！ 你忘了

沒有一個小孩子應該愛敬他的父母？

阿夫人 我們不要講得這樣寬泛。就問『歐

士華應該愛敬阿爾文先生不應該？』

孟 你是個母親——難道你心裏不想保持你

兒子的完美理想嗎？

阿夫人 把真事又怎樣處置呢？

孟 把他的完美理想怎樣處置？

阿夫人 啊——完美理想，完美理想！ 但願

我不像現在這樣膽子小！

孟 不要看輕了完美理想。——這些東西報

仇的時候很利害的。就拿歐士華說罷，正

因為他沒有完美理想所以可惜。但是我

覺得他父親還是他理想中最完美的人物。

阿夫人 這是不錯的。

孟 他意中的父親就是你歷次在信裏告訴

他的。

阿夫人 正因為我被別的東西束縛住了；所

以一年一年的對我兒子說謊話。唉，真不

中用——我從前真不中用！

孟 你在你兒子心裏造了個幻象——那個幻

象你不要輕視呢。

阿夫人 啊，誰知道到底有用沒用！——無

論如何我不願意容納瑞琴了。我不讓他
害這可憐的女孩子。

孟 那真是件怕人的事情！

阿夫人 祇要我知道我兒子是不是真有這
意思，能不能使他快活——

孟 用什麼法子。我不懂。

阿夫人 但是不行；可惜瑞琴夠不上。

孟 我不懂。你說什麼？

阿夫人 我如果不是個膽子小不中用的人，
我就要對我兒子講：『娶他，或者同他想別

的辦法——祇要沒有瞞人的去處。』

孟 罪過！你真想做這種駭人，從來不會
聽見過的事叫他們兩個人配合嗎！

阿夫人 你說這種事沒有聽見過嗎？孟代

先生，老實對我講，此地鄉下有那樣配合的
夫妻沒有？

孟 我檢直不懂你的意思。

阿夫人 你實在懂得。

孟 你是不是在那裏想有許多人家——家
庭裏往往不能沒有可以指摘的地方，這是
無庸諱言的。但是像你說的那種事——那
是不好說定的。再說——你是個母親，就甘

心讓你的！

阿夫人 我並不甘心。我無論如何總不甘心；這是我方纔說過的。

孟 因為你自己說你是個不中用的人。但是假如你不是個沒膽量的人——這種叫人聽了要惡心的事！

阿夫人 相傳我們的祖宗就是那個樣子。

孟代先生，當初誰是罪魁禍首？

孟 我不同你討論這些事情；你的心又是一個樣子在那裏。但是你敢說是你膽子小——！

阿夫人 我把我的意思告訴你。因為我被

一大羣鬼圍住了，永遠不能脫身，所以我的膽子嚇小了。

孟 什麼東西？

阿夫人 一大羣鬼。我聽見瑞琴同歐士華在那邊的時候，我好像看見有許多鬼影在我眼前，我覺得我們都是鬼。不但父母傳下來的東西在我們身體裏活著，並且各種陳舊的思想信仰這一類的東西也都存留在裏頭。雖然不是真正的活著，但是埋伏在內也是一樣。我們永遠不要想脫身。有時候我拿起張報紙來看，我眼裏好像看見有許多鬼在兩行字的夾縫中間爬。世

界上一定到處都有鬼。他們的數目就像沙粒一樣的數不清楚。我們都是這樣怕看見亮光。

孟 吓！——這是你看書的效果。真是好結果——這種可恨，害人，叛常的文學！

阿夫人 朋友，你錯了。你是第一個啓發我思想的人，我還要重重的謝你呢。

孟 我嗎！

阿夫人 是的；因爲你逼我盡我的職務，贊美我心裏厭恨的事情，所以我才把你教訓我的話細細的研究了一番。我本來祇想解釋一件事情，不想一件事一明白，別的事情

也都站不住了。我才知道原來都是機器造的。

孟 (若有感觸) 是不是我拚命爭得的就是這一點兒？

阿夫人 這是你一生最丟臉的敗仗。

孟 海倫，這是我一生最大的勝仗，打勝我自己。

阿夫人 是我們兩個人的失著。

孟 失著——？當時你半瘋似的跑到我這裏來，嘴裏喊着：『我來了，留下我罷！』我求你回到你丈夫那裏去，能算我的失著嗎？

阿夫人 我以爲是失著。

孟 我們兩個人大家不知道大家的心。

阿夫人 不管從前怎樣，現在總不知道。

孟 從來——甚至於在自己心裏頭——我不會

有一刻時候不把你當作別人的妻子看待。

阿夫人 你的心口相應嗎？

孟 海倫——

阿夫人 一個人這樣容易忘記自己的感情。

孟 不是我，我現在同以前一樣。

阿夫人 好好，——我們再不談從前的事了。

你現在是被董事會和各種事業忙得看不

見別的東西了；我在這裏心內心外同鬼打

架。

孟 心外的事我總可以幫你想最好的法子

。今天聽你說了那些怕人的話，我心裏真

不敢把那樣的年輕孤弱的女孩子留在

你此地了。

阿夫人 我們把他安置妥帖，你想豈不是好

嗎？——我意思指有什麼適當的親事。

孟 自然，想來他也情願的。瑞琴現在的

年紀——我不大懂得這些事情，但是——

阿夫人 瑞琴發育得很早。

孟 可不是嗎。我記得替他預備受堅信禮

的時候，他身體已經很發育了。但是目前

他祇可以回家。在他父親手裏——不，安司

強自然不是——他居然能哄我！

（有人敲走廊門。）

阿夫人 是誰？進來！

（安司強穿著星期日的好衣服，立在門口。）

安 求你恕我，但是——

孟 啊哈！哼——

阿夫人 哦，是你，安司強！

安 外頭沒有用人，所以我大膽敲的門。

阿夫人 不妨事，進來，你有話同我講嗎？

安 （走進來。）不是，多謝你，夫人，我要同

孟代先生談幾句話。

孟 （走來走去。）哼——你嗎，你要同

我講話，是不是？

安 是的，我極想——

孟 （立定在他面前。）你想什麼？

安 孟代先生，是這樣一件事，我們現在要

算清帳走了，阿爾文夫人，並且多謝你。

現在工程已經完了，我想我們這一向在一

塊兒同事的人如果今天晚上禱告幾句再

散場，豈不是好。

孟 禱告？在孤兒院裏？

安 是的，如果你以為不方便，那麼就——

孟 哦，當然——但是——哼——

安 我每天晚上總在那邊禱告幾句——

阿夫人 真的嗎？

安 夫人，真的，我時常如此——不過是一點祝告罷了。但是可惜我不過是個尋常的人，沒有那種才幹，——所以我想孟代先生既然在此地，或者——

孟 安司強，你聽著。我先要問你句話？

你的心做這事適宜不適宜？你的良心安逸不安逸？

安 上帝饒恕我這有罪過的人！孟代先生，我的良心不值得你提起。

孟 我們正要談這個。你怎樣回答我問你的話？

安 我的良心？唔，有時候自然不安逸。

孟 哦，你自己認了。你肯不肯對我講，一點都不要隱瞞——你是瑞琴的什麼人？

阿夫人（忙著說）孟代先生！

孟（安慰他）——你不要管！

安 是瑞琴的？你把我嚇壞了！（瞧著

阿爾文夫人）瑞琴做錯了什麼事沒有？

孟 我們但願沒有。我要問你，你是瑞琴的什麼人？你算是他父親，是不是？

安（慌張的樣子）唔——唔——我同我那可憐的菊娜有過事，你是知道的。

孟 再不要藏頭露尾罷！你去世的妻子

在告退的以前早把這件事情在阿爾文夫

人面前和盤托出了。

安 什麼！——真的嗎——？他到底這樣做的嗎？

孟 安司強，你看現在真情都暴露了。

安 難道他允許了我，並且還賂過咒——

孟 他賂過咒嗎？

安 唔，沒有——他不過很鄭重的答應過我的。

孟 這幾年你總把真情瞞著我——瞞我這樣

一個極信託你的人。

安 我對不起得很。

孟 我該當受你的騙嗎，安司強？——難道我

不會時時刻刻隨事隨地盡力幫你的忙嗎

？你說罷，是不是？

安 我真時常幸虧有你。

孟 那麼你就這樣報答我——使我在教堂冊

子裏面註假的事情，並且這幾年來總把真情瞞著我，不但爲我，就是爲自己信用起見，

也應該把實話說出來。安司強，你的行爲

完全不能饒恕，從今天起我同你絕交。

安 (嘆口氣) 原來是這麼回事。

孟 正是，你怎樣能辨護以前的行爲？

安 難道那可憐的女孩子還要走來走去講

自己的醜事，多丟幾次臉嗎？——假使你處

了菊娜同樣的境地——

孟 我嗎！

安 我不是說同樣的境地。我說譬如你老

人家有一件在大家看起來是丟臉的事情

· 孟代先生，我們男人不應該把一個可憐的女人責備得太嚴厲了。

孟 我並沒有責備他。我責備的是你。

安 你准我問你一句話不准？

孟 你問罷。

安 你說男人應該不應該援助墮落的人？

孟 自然應該的。

安 男人說的話應該不應該當句話用？

孟 應該當句話用的；但是——

安 菊娜同那個英國人鬧了亂子以後——也

有人說是個美國人，也有人說是個俄國人，

究竟不曉得怎樣——他就到城裏來了。可

憐的東西，他以前的兩次都不肯答應我；那

時候他祇想找長得好看的男人，我卻有這

條折腿。你還記得我撐著膽子到一間跳

舞廳裏去，那時候那些水手海客正是喝得

酩酊大醉的時候。我勸他們改邪歸正——

阿夫人（在窗口歎嗽）：噯哼！

孟 安司強，我知道——那些畜生把你從樓上

推下來了。你以前對我講過的。你腿上

吃的苦就是你的功績。

安 我不想居什麼功。我要對你講的是，菊娜當時噙著眼淚，齧著牙齒來靠託我。我被他感動了。

孟 真的嗎，安司強，以後怎樣？

安 我就同他說：『那美國人是個漂洋的人。菊娜，你是犯過錯的，是個墮落的女子。此地是雅各安司強，站在兩條一點沒有毛病的腿上』——這句話不過是比喻罷了。

孟 我很懂得。講下去。

安 我就救了他，使他做了我的妻子，好教人家不知道他以前同外人有過醜事。

孟 這都是你的好意。我不能原諒的一層是你受那注錢——

安 錢？我？一個大錢也沒有拿。

孟 (向阿爾文夫人，疑問的口氣) 但是——

安 哦，是的！——等一等，我想起來了。菊娜是有幾個錢，你的話不錯。但是我不願意問這些事。我說『呸，昧盡天良的錢財，這是你罪孽的代價；至於這些骯髒錢——也許是紙幣，不曉得究竟是什麼了！』我們應該當面丟還那美國人。但是他早已走到海洋裏去沒有影子了。

孟 這全是當時的真情嗎？

安 是的。所以菊娜同我打定主意這錢都當作那孩子的養育費，這是那錢後來的用途；並且我還可以報得出一筆清帳，一個辨士都不會沒有著落。

孟 這樣一來，這件事情大變樣子了。

安 這都是當時的實在情形。我敢說我這父親並不會待虧瑞琴——祇要我力量辦得

到——因為我是一個入了迷途的苦人兒！

孟 很好，很好，我親愛的安司強——

安 我敢說是我把那孩子領大的，並且替可憐的菊娜做了一個親愛謹慎的丈夫，像聖

經上說的一樣。但是我從來不想到你面

前來自己誇口，因為我在這世界上做了這一樁好事。雅各安司強做了一樁這種事情，他是決不開口的。但是那種事不常有就是了。我到你這裏來的時候，除了艱難和壞事好像沒有別的話講。因為，我剛說過，現在再說一遍——良心有時候是不肯饒人的。

孟 雅各安司強把你的手遞給我。

安 啊，我不願意——

孟 胡說。（抓住他的手。）好了！

安 你肯恕我——

孟 我？應該我求你恕我——

安 啊，不是的。

孟 一定是的，我誠心如此。恕我錯怪了你

· 并且你放心，如果我可以替你盡點力，表

白我十分抱歉的意思——

安 當真嗎？

孟 如果能替你盡力，那我樂極了。

安 現在你就可以做得到。我正想用我在

此地工錢裏辛辛苦苦攢下來的幾個錢在

城裏開一所水手公寓。

阿夫人 你嗎？

安 是的，算他們避難的地方。那些水手在

口岸上來來往往的時候，正不知有多少迷

魂陣等著他們。我的意思是，他們在我寓

裏住著，我們照看他們，要像父母照看兒子

一樣的當心。

孟 阿爾文夫人，你對於這事有什麼意見沒

有！

安 我知道我沒有多少資本創辦；但是上天

或者可以保佑興旺，并且如果我找得到幫

手，那麼——

孟 是極，我們將來再細細討論。你的計畫

很動聽。但是目前還是回到孤兒院裏去

把各樣東西收拾整齊，把燈都點起來，使這

回事情有點莊嚴的樣子。然後我們再聚

在一處祝告一番，我親愛的安司強，因為我知道此刻你心裏正是明白的時候。

安 我自己確也這樣想。那麼再會罷，阿爾

文夫人，謝謝你的好處；並且謝你替我照看

瑞琴。（擦眼淚。）苦菊娜的孩子——這事

真奇，他好像在我心裏弔著我的肚腸一樣

。這是我心裏實在的情形。（鞠躬，走出。）

孟 現在你看他怎樣，阿爾文夫人？他的

一大套話另是一個樣子。

阿夫人 正是！

孟 你看我們批評人應該何等小心才是。

但是自己曉得錯了，也有一種樂趣。你想

是不是？

阿夫人 孟代先生，我以為你永遠是一個大

小孩子。

孟 我嗎？

阿夫人（兩手放在孟肩上。）我很想要抱

你一抱。

孟（急忙退後。）使不得，使不得！這是

什麼話！

阿夫人（微微一笑。）吓，你不必看見我害

怕。

孟（立在桌子旁邊。）你有時候偏喜歡用

這種胡鬧的法子顯出你的高興。現在我

要把這些紙聚在一處，放到我皮包裹去了。
（動手理紙。）好了，暫時再會罷。
歐士華回來的時候，你眼睛睜睜開，我就要回來的。

（取帽，從走廊門出。）阿爾文夫人嘆氣，看窗外，把屋子裏的東西整理了一兩件，轉身向飯廳去。在門口立定，聲氣塞著，喊道：

阿夫人 歐士華，你還不會離坐嗎？

歐（在飯廳裏。）我正想抽完這支雪茄烟呢。

阿夫人 我以為你出去散步了。

歐（在屋子裏。）這種天氣？（一隻玻璃

杯叮噠的聲音。阿爾文夫人讓那門開著，拿著活計坐在窗口榻上。）是不是孟代先生剛出去？

阿夫人 是的，他到孤兒院裏去了。

歐 吓（又聽見酒瓶碰酒杯的響聲。）

阿夫人（神色不安。）歐士華你當心那個酒。那酒很利害的。

歐 這酒是避溼氣的好東西。

阿夫人 你願意進來不願意？

歐 你不是不喜歡人家在那裏抽烟嗎？

阿夫人 你在此地抽支雪茄不妨事。

歐 好，我就進來。再喝一口。好！（走進

來抽著支雪茄，隨手把門關好，稍停了一會兒。）那牧師到那裏去的？

阿夫人 我對你說過他到孤兒院裏去了。

歐 哦，你說過的。

阿夫人 歐士華，你不該在飯桌上坐這許多時候。

歐 （將雪茄放在背後。）但是很舒服很適意的，母親。（用一隻手同他母親親熱。）

你替我想想——回到家裏來了；坐在我母親的桌子旁邊，在我母親的屋子裏，享用他給吃的講究飯。

阿夫人 我的親，親孩子！

歐 （走來走去抽烟，心裏有些不耐煩。）在此地教我做什麼別的事？我沒有事情——

阿夫人 沒有事情？

歐 這樣陰沈沈的天氣，整天一絲太陽光也沒有。（在地上走來走去。）不能做事，這是——！

阿夫人 我想你回來不見得上算。

歐 上算的，母親，我不能不回來。

阿夫人 因為我寧可拋了同你在一處住著的快樂，不寧可你——

歐 （立定在桌子旁邊。）母親；我在家裏同你在一處住著，你是不是真快活？

阿夫人 你怎麼問得出這句話？

歐 (圍皺一張報紙) 我祇當我在家不在

家於你沒有分別呢。

阿夫人 歐士華，你忍心對你母親說這種話

嗎？

歐 但是你這一向沒有我，過的日子也很快

活。

阿夫人 是的，我過的日子沒有你——這話不

錯；半晌沒有話；暮色漸漸的深了；歐士

華不停的走來走去；雪茄已經放下了；

歐 (立定在阿爾文夫人身旁) 母親，許我

坐在你旁邊榻上嗎？

阿夫人 何消說得我的好孩子。

歐 (坐下) 母親，現在我一定要講些事情

給你聽了。

阿夫人 (憂急的樣子) 什麼事？

歐 (向前呆看) 我再忍不住了。

阿夫人 忍什麼？ 你說的什麼？

歐 (仍舊那樣子) 我要想寫信告訴你，又

寫不下去；現在我已經回來了——

阿夫人 (捉住他的臂) 歐士華，什麼事？

歐 昨天今天兩天工夫我總想把心裏的胡

想去開——不被他們纏住。不想辦不到。

阿夫人 (起立) 歐士華，你一定要明明白

白的說：

歐 (重新拖著他母親坐下) 坐定了，我來

想個法子告訴你。此番路上我覺得很疲

勞——

阿夫人 那算得什麼事？

歐 不是爲那個。這並不是尋常的疲勞——

阿夫人 (要想立起來) 歐士華，你不舒服

嗎？

歐 (又把 he 按下) 母親，坐定了。靜靜的

聽著。我不算是不舒服，不是尋常說的不

舒服。(兩手捧頭) 母親，碎的是我的心

！變成粉碎一樣！我不能再做事了？

(兩手掩面，縱身跪在他膝前，放聲大哭)

阿夫人 (面色發白，週身打戰) 歐士華！

瞧著我！這是不確的！

歐 (仰看，面上神色迷亂) 再不能做事了

！再不——再不！一個活死人！母

親，你想有這樣可怕的東西嗎！

阿夫人 可憐我這福薄的孩子？怎麼會

遇到這種可怕的事情的？

歐 (重新坐起來) 我正不明白呢。我從

來不曾荒唐過。母親，這一層你一定信得

過我的！我從來不曾做過那些事情。

阿夫人 歐士華，我一點都不疑心。

歐 可是他依舊尋上我的門來了！——這

可怕的病！

阿夫人 不要緊，就會好的，我的寶貝孩子。

這不過是操勞太過了。信我的話，確是如此。

歐 （全無生氣的樣子。）起初我也是那樣

想誰知道竟不是的。

阿夫人 告訴我，究竟是怎樣一會事。

歐 讓我告訴你。

阿夫人 你從什麼時候起覺得的？

歐 就從前次回家又到巴黎以後。我漸漸的覺得我的頭痛得了不得——差不多全在

後面。好像是一塊鐵從我頭頸上面在那裏壓下來一樣。

阿夫人 後來怎樣？

歐 起初我以為不過是像發育時候的一種頭痛罷了。

阿夫人 不錯，不錯——

歐 誰知道竟不是；我不久就看出來了。我不能再做事。我想動手畫一張大畫，但是我的能力好像都逃走了，我的力量好像是麻木不仁了。我也不能運用心思了；我的頭像在那裏旋轉——樣樣東西都在那裏轉圓圈兒。這真是怕人！後來我請了

一位醫生——從他那裏我才全明白了。

阿夫人 怎樣明白的？

歐 他是個本地有名的醫生。他教我告訴

他心裏覺得怎樣，隨後他又問了我許多據

我看來同這病毫不相干的話。我不明白

他是什麼意思——

阿夫人 唔？

歐 後來他說：『你身體裏有一種病菌是從

胎裏帶來的』—— 他用的那個字是

Vermouth
法語蟲蛙的

阿夫人 (憂愁貌) 他說的那個字是什麼

意思？

歐 我也不懂，我請他講得明白些。那老東

西就說了——(緊握拳頭) 啊——

阿夫人 他說些什麼？

歐 他說『做父親的造的尊重新要在兒女

身上發作。』

阿夫人 (慢慢起立) 做父親的造的尊——

歐 我幾乎要打他——

阿夫人 (在屋子裏走) 做父親的造的

尊——

歐 (慘笑) 想想！我自然就對他說，他所

想的是萬沒有的事。你猜他理我不理？

他不理我，他還是堅執著他自己的意思，一

直等到我把你寄給我的信都拿出來，把提到我父親的地方都譯出來給他看——

阿夫人 以後怎樣？

歐 他自然祇好認錯了，後來我才知道那回事——那回無從索解的事！我當時不應該同我的朋友過那種快活日子。我的體力受不住。所以是我自己的不好！

阿夫人 不是，不是，歐士華。不要信那話！

歐 他說再想不出別的原故了。這是最可怕的。我一生不可救藥——就爲了我自己不謹慎。所有我要想做的事情——不敢再想他——也不能想了！呀！但願

我能够重新做個人——但願以前所做的事情都能同不會做一樣！（伏在榻上。阿爾文夫人絞自己的兩隻手，靜悄悄走來走去，心裏交戰。）

歐 （隔了一會，擡頭看，撐在臂上。）祇要是遺傳的病——我自己做不動主，倒也罷了。

偏偏不是，是自己糊裏糊塗葬送了自己的快樂，自己的身體，自己的前途，自己的性命——

阿夫人 不是的，不是的，我的親孩子，斷不至於如此！（灣腰看他。）事情還不至於像你說得那樣無望。

歐 啊，你不曉得——（跳起來。）母親，你想

想我連累你這樣傷心！我有時候恨不得望你不要把我放在心上。

阿夫人 我，歐士華？ 我的獨養兒子！

你是我世界上所有的寶貝！你是我唯一心愛的人！

歐 (握阿夫人兩手吻之) 不錯，不錯，我知道是的。我在家的時候我知道這話是不假的。這正是我最為難的地方。現在你已經全知道了；我們今天也不要再談這個了。我不能用心太久。(在屋子裏走) 給我點東西喝喝，母親！

阿夫人 喝喝？ 你要什麼？

歐 隨便什麼。我聽說家裏有果子酒！

阿夫人 有，但是我親愛的歐士華——！

歐 母親，不要說我喝不得酒。行好罷！

我必須要喝點什麼把這些擾人的胡想沖散。(走到暖房裏去) 這裏好——好沈悶呀！(阿爾文夫人按鈴) 這下不停的雨。說不定一個一個星期下下去——下一個月呢。一線太陽光都沒有。我從來不記得我在家的時候看見過太陽光。

阿夫人 歐士華——你心裏在那裏想離開我呢！

歐 唉！——(長嘆) 我心裏什麼都不曾想。

我不能想什麼了！（低聲）我祇好讓
他去罷。

瑞（從飯廳裏走來）夫人，你按鈴沒有？

阿夫人 按的，把燈拿進來。

瑞 就來，夫人早點好了。（出去）

阿夫人（走近歐士華）歐士華，不要瞞我

什麼事。

歐 母親，我不會瞞你。（走到桌前）我覺

得已經對你講了不少了。

（瑞琴拿燈進來，放在桌上）

阿夫人 瑞琴，你拿一小瓶香賓酒來。

瑞 是了，夫人。（出去）

歐（注定了他母親的臉）那才對呢。我
知道我母親不肯讓他兒子渴著的。

阿夫人 可憐的親兒子，現在什麼事我能不
依你呢。

歐（認真的樣子）母親，當真嗎？ 你當

真這樣想嗎？

阿夫人 想什麼？

歐 想隨便什麼不能不依我？

阿夫人 我親愛的歐士華——

歐 不要作聲！

（瑞琴用托盤盛著一小瓶香賓酒，兩隻玻

璃杯走進來，把盤子放在桌上）

瑞 瓶子要開不要開？

歐 不必，謝謝，我自己來。

（瑞琴出去。）

阿夫人（坐在桌前。）你問我能不能什麼都依你，有什麼意思在裏頭？

歐（忙著開瓶子。）我們先喝一兩杯再說。

（拔塞子，斟滿一杯，剛要斟那杯）

阿夫人（用手按住那隻杯子。）謝謝！我不要。

歐 吓，也好，給我罷！（乾了一杯，重新斟滿，

又乾了，然後坐在桌旁。）

阿夫人（等著的樣子。）現在可以對我說

了。

歐（不看他母親。）我剛纔覺得你同孟代先生吃飯的時候神氣那樣離奇——那樣靜。

阿夫人 你覺得嗎？

歐 是的。噯哼！（略一停頓。）你覺得

瑞琴怎樣？

阿夫人 你覺得他怎樣？

歐 他人才不出衆嗎！

阿夫人 歐士華，你是不及我曉得他那樣底

細！

歐 那又何妨？

阿夫人 瑞琴不幸在家裏住得太長久了。

我應該早把他領過來才是。

歐 是的。但是他長得不好看嗎？（斟酒）

阿夫人 瑞琴有許多大毛病！

歐 那又何妨？（飲酒）

阿夫人 但是我還是照樣的喜歡他；並且還爲他擔著干係。我隨便怎樣不讓他吃虧。

歐（跳起來） 母親，瑞琴是我惟一的一顆救命星！

阿夫人（立起來） 你說什麼？

歐 我心裏的難過不能這樣獨自忍受下去。

阿夫人 你沒有你母親幫著你忍受嗎？

歐 我是這樣想，所以我才回家來。但是依

舊不中用；我覺得不是那樣一件事。我不能在此地過日子。

阿夫人 歐士華！

歐 母親，我一定要過另外一種日子；所以我將來祇好離開你。我不願意你看著那些事情。

阿夫人 我的苦孩子！ 歐士華，但是你如果常像這樣病著！

歐 母親，祇要是心裏覺得有病，不是真病，我就可以同你住著。你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阿夫人 歐士華，我正是能說我不是嗎？

歐 (不住的走) 但是所有的煎熬——懊恨，

追悔——要命的害怕。呀——真怕死人了。

阿夫人 (追他) 害怕？ 怕什麼？ 你

說什麼？

歐 呀，不要再問我這些事了。我不知道是

什麼。我要說的話說不出來。(阿爾文夫

人走過去按鈴) 你要什麼？

阿夫人 我要我兒子快活，這是我想要的東西

。不讓他心裏有什麼事悶著。(瑞琴剛走

到門口，阿爾文夫人就說) 再要些香賓

酒——大瓶的。

歐 母親！

阿夫人 是不是你以為我們鄉下人不會過

日子？

歐 他不好看嗎？ 好漂亮的人物！ 真

是活潑鮮艷！

阿夫人 (坐在桌前) 坐下，歐士華，我們靜

靜的談話。

歐 (坐下) 母親，你不知道我還欠著瑞琴

一筆小債呢。

阿夫人 你嗎！

歐 這不過是一點不小心的地方——隨你叫

他什麼罷。這並算不得什麼。前番我在

家裏的時候——

阿夫人 怎樣？

歐 — 他問我許多巴黎的情形，我就一樣一樣的講給他聽。我記得有一天我說：『你情願到那裏去不情願？』

阿夫人 唔？

歐 我看他臉一紅，說道：『我很情願。』我說：『很好，我想可以辦得到』——就是像這樣的一句話

阿夫人 後來呢？

歐 這些話我自然都忘記了；可巧前天我問他願意不願意我這樣長在家裏——

阿夫人 唔？

歐 — 他很詫異的瞧著我，問道：『那麼我的巴黎旅行怎樣呢？』

阿夫人 他的旅行！

歐 我這才明白他把那句話當了真，一刻不停的想我，并且用心學法文——

阿夫人 怪不得——

歐 母親——這樣一個漂亮整齊的女孩子在我面前——我以前一些也不會把他放在心上——現在在我面前，好像張開著手等我收留他——

阿夫人 歐士華！

歐 — 然後我才明白我的救星在他手裏，因

爲我覺得我的生趣在他那裏。

阿夫人（驚退）生趣——？是不是那裏

有救星？

瑞（拿著一瓶香賓酒從飯廳裏進來）恕

我拿了這半天，因爲是下地窖子去取的。

（把瓶放在桌上）

歐 再拿一隻杯子來。

瑞（很詫異的看著他）主母的酒杯已經

在那裏了。

歐 瑞琴，我知道，替你自己拿一隻。（瑞琴吃

驚，急忙不好意思似的看了阿爾文夫人一

眼）唔？

瑞（躊躇低聲）夫人，你准我嗎？

阿夫人 去拿罷，瑞琴。（瑞琴走到飯廳裏

去）

歐（在後面看著他）你看他路走得多少

好？——又穩又有把握！

阿夫人 歐士華，使不得。

歐 事情已經定了。你瞧著罷。不准也沒

有用了。（瑞琴手裏拿著一隻杯子進來）

瑞琴坐下。（瑞琴疑疑惑惑的瞧著阿爾文

夫人）

阿夫人 坐下罷。（瑞琴在靠近飯廳門的一

張椅子上坐下，手裏仍舊拿著一隻杯子）

歐士華，你方纔說什麼生趣？

歐 啊，母親——生趣！你在家裏不會曉得的。我在家裏也永不會曉得的。

阿夫人 雖然同我在一處也不會曉得嗎？

歐 在家裏永遠不會曉得。你不懂得那個。

阿夫人 我覺得我已經懂得你了。——

歐 那個——做事的樂趣。其實兩件事情是一件。但是你連那個也不懂。

阿夫人 你的話也許是的。你講點給我聽罷。

歐 此地的人從小別人就對他們說，做事是遭殃，是犯罪的報應，人生都是煩惱，愈早逃

出愈好。

阿夫人 正是一個眼淚世界。我們確當他如此。

歐 然而那裏的人卻沒有這種話。那裏沒有人再信著這些話。在那裏祇要能活命就把他當作一件極快樂的事情。母親，你覺得不覺得凡是我畫的東西都是描寫生趣的？——沒有不是描寫生趣的。那裏有光明，有太陽，并且還有過時過節的一種興致——人人臉上都帶著快活的神氣。因為這樣，所以我怕同你在家裏住著。

阿夫人 怕？同我住在此地怕什麼？

歐 我怕的是我這些很強的感情，在此地要變成下流的行爲。

阿夫人（注視他）：你是不是以爲這是要發作的事情？

歐 這是我拿得定的。就算在此地也有在那裏那種日子——仍舊是不會一樣的。

阿夫人（聽得很著急，立起來，臉上帶著一種沈思的神氣，說道）：現在我全看清楚了。

歐 你看見什麼了？

阿夫人 我這是初次看出來。現在我可以說了。

歐（站起來）：母親，我不懂你。

瑞（也站起來）：或者我還是走的好。

阿夫人 不必，就坐在那裏。現在我可以說了。我兒，我全讓你曉得了罷。歐士華！

瑞琴！

歐 不要作聲！——牧師來了！

（孟代從廊下進來。）

孟 我的朋友們，我們在那裏祝告了半天。

歐 我們也同你們一樣。

孟 我們一定要幫安司強辦那水手公寓

瑞琴一定要回去幫助他父親。

瑞 孟代先生，不必，多謝你。

孟（剛看見他）：什麼？你在這裏？——

手裏還拿著一隻酒杯！

瑞（趕緊放下酒杯）求你不要見怪——！

歐 孟代先生，瑞琴不久要跟我走了。

孟 就要走！跟你！

歐 是的，做我的妻子——如果他一定堅執著。

孟 但是——！

瑞 孟代先生，這不能怪我不好。

歐 不然，我在此地，他也在此地。

瑞（不由自主的）此地！

孟 阿爾文夫人，我真不明白你的用意。

阿夫人 這些事情都不會發生的，因為現在

我可以公然宣布了。

孟 但是你不會說的！不，不，不！

阿夫人 我不但能說，並且願意說。並且不

至於破壞無論那一個的完美理想。

歐 母親，瞞我的是些什麼事？

瑞（二面聽）阿爾文夫人！你聽！

他們外頭喊呢！

（走到暖房裏，向外望）

歐（走到左邊窗口）什麼事？那紅光

從那裏來的？

瑞（喊起來）孤兒院著火了！

阿夫人（走到窗口）著火？

孟 著火？斷沒有的事。我纔從那邊來。

歐 我的帽子呢？吓，顧不得了。父親的

孤兒院——！

（從花園門裏跑出去）

阿夫人 瑞琴，我的圍巾呢！這一片地方

全燒著了。

孟 好不怕人！阿爾文夫人，這場火是這

造孽人家的報應！

阿夫人 很對。瑞琴，跟我來。

（阿夫人同瑞琴慌忙走出去）

孟 （緊握兩手）也不會保險！

（跟他們出去）

第三幕

（布景） 同前兩幕。所有的門都開著。

桌上的燈依舊點在那裏。外面漆黑，

祇有從後窗裏望出去有些淡淡的紅

光。阿爾文夫人頭上蒙著圍巾，立在

暖房裏望外看。瑞琴也裹著一條頭

巾，比阿爾文夫人略立後些。

阿夫人 都燒盡了——剩了一片白地。

瑞 底下還在那裏燒呢。

阿夫人 爲什麼歐士華還回不來。又救不

出什麼東西來了。

瑞 要不要我去把帽子送給他？

阿夫人 他連帽子都沒有來得及戴嗎？

瑞（指廊下）：那不是嗎，掛在那裏。

阿夫人：讓他去罷。他一定就要回來的。

我要去看看他在那裏做些什麼。（從花園

門裏出去。孟代從廊下進來。）

孟：阿爾文夫人不在這裏嗎？

瑞：他剛到花園裏去。

孟：我生平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可怕的一

晚。

瑞：可不是一場大禍嗎！

孟：啊，不要提起。我想都不敢想。

瑞：這禍怎樣惹出來的？

孟：安司強姑娘，不要問我！我怎麼會知

道？你也要說——？難道還不够受你

父親——

瑞：他又怎樣了？

孟：他差一點把我急瘋了。

安：（從廊下進來。）孟代先生——！

孟：吃了一驚，轉過身來。）你索性跟到此

地來了！

安：是的，可了不得——！噯喲！好怕人

的事情！

孟：（走來走去。）噯喲，噯喲！

瑞：你說什麼？

安：你明白不明白，我們的禱告是一切的禍

根？（向瑞琴私語）我兒，此番我們可

把老頭子拿住了。（高聲）都是我不好，

讓孟代先生做了惹禍的人！

孟 安司強，我和你說，——

安 但是除了你沒有別人拿蠟燭。

孟 （立定不動）不錯，你是這樣說。但是

我卻記不清手裏拿著蠟燭了。

安 我清清楚楚看見你老人家拿著支蠟燭，

用手指頭去夾蠟花，把一段有火的芯子，丟

在木屑裏的。

孟 你親眼看見的嗎？

安 清清楚楚看見的。

孟 我真不明白了。我從來不用手指頭夾

蠟花的。

安 是不像你老人家做的事情。但是誰又

想得到會惹這樣大的亂子呢？

孟 （來來往往不停的走）啊，不要問我！

安 （跟著他）你也不會保險嗎？

孟 不會，不會；你聽見我說過的。

安 你沒有保險——又把那一片地方都燒了

！唉，真倒運！

孟 （揩額上的汗）安司強，你就那樣說罷。

安 又偏偏碰到是個城裏鄉下都可以沾光的慈善事業！我想各種報紙不見得肯

放過你老人家。

孟 決不放過的，我正想這件事呢。這事最

糟的就在此。那種不饒人的攻擊責罵——

想起來就害怕！

阿夫人（從花園裏進來）我沒有法子使

他離開火場。

孟 哦，阿爾文夫人，你來了。

阿夫人 孟代先生，你現在倒可以免得硬著

頭皮致開幕詞了。

孟 啊，我寧可——

阿夫人（聲音抑鬱）這場火燒得也好。

這孤兒院總不會有好結果的。

孟 你當真這樣想嗎？

阿夫人 你呢？

孟 但是究竟是一場大晦氣。

阿夫人 我們把他當作尋常事辦就是。安

司強，你是不是在那裏等孟代先生？

安（在走廊門口）是的。

阿夫人 你坐著等罷。

安 多謝你，我情願站著。

阿夫人（向孟代）你是不是趁船走？

孟 是的。大約船有一點鐘的工夫就到了。

阿夫人 請你把所有的契券文件都帶回去

罷。關於這件事情，我再不要聽一個字了。

現在我心裏還有別的事情——

孟 阿爾文夫人——

阿夫人 將來我正式委託你，由你去辦這件

事情。

孟 我極願效勞，恐怕原來處置那遺產的

計畫現在全要改變了。

阿夫人 自然。

孟 就目前而論，我想用這個法子處置他。

把沙爾微克那份產業歸教區管，那片地

決不是不值錢的；將來好歹總有個用處。

至於存在銀行裏那筆款子的利息，我或者

可以想法子去用在城裏的公益事業上頭。

阿夫人 你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現在這

件事我全不管了。

安 孟代先生，你將來要替我的水手公寓想

法子？

孟 是的，這也是一種提議。但是這件事我

們必須要從長計較。

安（私語）計較！——鬼管這個！

孟（嘆氣）這件事情不曉得我還可以管

多少時候——不曉得外面大眾的意思要逼

我告退不要。那就全靠著調查起火原

因的結果了。

阿夫人 你說什麼？

孟 沒有人能够靠託未知的結果。

安 (走近他些) 能够的；因爲此地站著個

我，雅各安司強。

孟 很對，但是——

安 (聲音放低) 雅各安司強決不是那一

種在急難時候丟下恩主的人。

孟 不錯，但是，我的好朋友——怎樣——？

安 你簡直可以說雅各安司強是救命的菩

薩。

孟 不對，不對，我不能承認那個。

安 將來總是如此的，好在一樣。我知道以

前有一個人替別人擔過罵。

孟 雅各—— (抓住他的手) 你是一千個

裏頭的一個！你那水手公寓一定有人

幫助你，你放心罷。

(安司強想謝他，又心裏難過，謝不成。)

孟 (把皮包搭在肩上) 現在我們一定要

去了。路上我們結伴走。

安 (在飯廳門旁，向瑞琴私語) 跟我來，醜

丫頭！一定教你像蛋裏的蛋黃一樣舒

服！

瑞 (頭一擺) *Merci*
法語多謝

(瑞琴走到廊下，把孟代的行李拿來。)

孟 再會罷，阿爾文夫人！但願合法的事

情和秩序的精神趕緊到你家裏來。

阿夫人 孟代先生，再見罷。

(阿夫人走進暖房去的時候看見歐士華從花園門裏走進來。)

安 (他同瑞琴正幫著孟代穿外套。) 再見罷，我的孩子。如果你有什麼事情，你知道

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得到雅各安司強。(放

低聲音。) 小海港街，噯哼！(向阿爾文夫

人同歐士華。) 我替那些可憐的水手開

的公寓應該叫『阿爾文公寓』。並且，如

果都能照我的意思做，我還要盼望不辱沒

那去世阿爾文先生的名字才好。

孟 (在門口。) 噯哼！噯哼！ 來罷，我的

親安司強呀。再見——再見！

(二人俱從廊下走出去。)

歐 (走至桌前。) 他說的什麼東西？

阿夫人 是一種公寓，他同孟代先生想著手

去辦。

歐 將來一定也是同這個一樣的燒了。

阿夫人 你怎麼會想到這個？

歐 樣樣東西都要燒的；紀念我父親的東西

一件也不會剩下的。我這裏也正燒著呢。

(瑞琴驚看歐。)

阿夫人 歐士華！你不應該在那裏住得

這樣長久，我可憐的孩子。

歐（在桌前坐定。）我差不多也信你的話。

阿夫人 歐士華，讓我替你把臉揩揩乾罷；你

都溼了。（用手巾替他揩臉。）

歐（向前直看，瞪著兩眼。）母親，謝謝你。

阿夫人 歐士華，你疲倦不疲倦？ 你要睡

不要？

歐（不安貌。）不，不——不睡！ 我不想睡；

我是假的。（黯然。）那日子也不遠了。

阿夫人（很著急的看他。）你是真病了，我

的寶貝兒子。

瑞（專心的樣子。）是不是阿爾文先生病

了？

歐（不耐煩。）把門都關好！怕死人了！

阿夫人 瑞琴關門；瑞琴把門都關好，立在

廊下門口。阿爾文夫人脫圍巾；瑞琴也脫

圍巾。阿爾文夫人移一椅靠近歐士華，坐

在旁邊；什麼！現在我坐在你旁邊——

歐 好，坐罷。并且瑞琴也一定要在此地。

瑞琴一定要永遠傍著我。瑞琴，你一定要

幫我一臂的忙。你肯不肯？

瑞 我不懂——

阿夫人 幫一臂的忙？

歐 是的——在用得著的時候。

阿夫人 歐士華，難道你沒有你母親幫你的

忙嗎？

歐 你？（笑）母親，你永遠不會給我那

種幫助的。（癡笑）你！哈哈！（很

鄭重的看著他）其實應該是你。（躁

急）瑞琴，你爲什麼不叫我的小名？

你爲什麼不叫我歐士華？

瑞（低聲）恐怕阿爾文夫人不願意我叫。

阿夫人 不久你就可以這樣叫了。坐在我

旁邊。（瑞琴躊躇不安，輕輕的坐在桌子

那一邊）我的可憐受罪的孩子，現在我

要把你心上一塊石頭搬開了！

歐 母親，你嗎？

阿夫人 ——就是所有你所說的懊恨，追悔同

自怨。

歐 你覺得你能辦得到嗎？

阿夫人 能的，現在我能了。剛纔你在那裏

說生趣，我一聽你所說的那些話，我一生的

各種事情也好像都改了樣子。

歐（搖頭）我一點也不懂你說些什麼。

阿夫人 你應該曉得你父親年輕在軍中的

時候，渾身都是生趣。

歐 我知道。

阿夫人 我一看他那種生氣蓬勃的樣子，我

心裏也覺得高興。

歐 後來怎樣？

阿夫人 後來這一團高興的孩子——那時候他像個孩子——祇得在一個二等城裏住下，那城裏除了酒色荒淫並沒有什麼別的生趣可尋，所以他祇好搬到此地來消磨日子。他祇有一個政界上的小事，他沒有值得用全副精神去做的事情；不過辦些例行公事罷了，他也沒有一個同伴能領會究竟生趣是什麼；他的朋友無非是些遊手好閒同終日醉鄉的酒鬼——

歐 母親——！

阿夫人 所以那逃不掉的一步就到了。

歐 什麼是那逃不掉的？

阿夫人 就是你方纔說過你如果在家就要有的那件事情。

歐 是不是父親——？

阿夫人 你那可憐的父親鬱著一肚子的生趣，從來不曾找著地方發洩過。我又不曾助他的興。

歐 你也不會？

阿夫人 我祇知道職務同職務一類的東西，因為從前有人是這樣教我的。樣樣事情總離不開職務——不是我的職務，就是他的

職務，歐士華，後來你父親在家裏住不下去
了。

歐 爲什麼以前你在信裏不提這些事情？

阿夫人 我從來不當他是件可以告訴我兒
子的事情。

歐 那麼你當他什麼？

阿夫人 我祇曉得你沒有生的時候，你父親
已經是個墮落的人了。

歐（喉音梗塞）啊——（起立，走至窗前）

阿夫人 後來我心裏日夜有件事情，就是瑞
琴也應該算是我們家裏的一個人——像我

親生的兒子一樣。

歐（急轉身）瑞琴——？

瑞琴（起立，哽聲問）我嗎！——？

阿夫人 是的，現在你們兩個人都明白了。

歐 瑞琴！

瑞（自言自語）所以母親也是那樣一等
人。

阿夫人 瑞琴，你母親很有許多長處。

瑞 話是不錯，但是他依舊是那樣一等人。

有時候我自己也這樣想，但是——阿爾文

夫人，你許我立刻走嗎？

阿夫人 瑞琴，你真心想走嗎？

瑞 真的，我自然願意走。

阿夫人 你本可以想怎樣就怎樣，但是——

歐（走近瑞琴）現在就走？此地是你
的家。

瑞 Merci，阿爾文先生——哦，現在我可以叫
歐士華了，但是卻不是我以前想的那個可
以法子。

阿夫人 瑞琴，我不會和你明講過——

瑞 我也不會說你和我明講過！如果我
早知道歐士華有病——現在我們兩個人
沒有什麼嫌疑了——我決不能在鄉下住
著，照看病人，把我的年紀蹉跎了。

歐 也不肯爲一個同你這樣親近的人？

瑞 不肯。一個窮苦的女孩子應該在年輕

的時候想些用處，不然，等到在外頭凍著，自
己還不曉得是怎樣一回事呢。阿爾文夫
人，現在我也有了生趣。

阿夫人 真可惜；但是不要把你自己糟蹋了，
瑞琴。

瑞 哦，逃不掉的事是一定逃不掉的。如果

歐士華像他父親，我就應該像我母親，阿爾
文夫人，孟代先生知道我這些事不知道？

阿夫人 孟代先生全知道了。

瑞（披圍巾）我能趁船愈早走愈好。孟
代先生是個好對付的忠厚長者；我覺得那

錢我也應該分些，像他——像那個討人厭的

木匠一樣。

阿夫人 瑞琴，你應該分的。

瑞 (注視阿夫人) 當初你如果把我當大

戶人家的女兒一樣撫養，那就覺得格外好

些。(搖搖頭) 哦，好在也不妨事！(對

那沒有開的酒瓶很很的釘了一眼) 我

敢說總有一天我能同上人坐在一處喝

香賓酒。

阿夫人 瑞琴，如果你要家，你就到我這裏來。

瑞 阿爾文夫人，用不著多謝你。孟代先生

很願意照料我。如果事情不順手，我還有

一處可以住得慣的地方。

阿夫人 是什麼地方？

瑞 就是『阿爾文公寓』。

阿夫人 瑞琴——我看得很明白——你要自己

去害自己了！

瑞 吓——再會罷。

(瑞向二人鞠躬，由廊下出)

歐 (立在窗口，向外望) 他走了嗎？

阿夫人 走了。

歐 (自己咕嚕著) 我想這都不對的。

阿夫人 (從後面走近他，兩手按在他兩肩

上) 歐士華我親愛的孩子——你吃驚不

吃驚？

歐（轉臉向他）你是不是說父親的事情？

阿夫人 是的，是你那可憐的父親。我恐怕

你受不住。

歐 你爲什麼想起那個來了？我自然是

沒有提防著；但是究竟與我沒有什麼相干。

阿夫人（手放下來）不相干！——你父

親一生這樣的一敗塗地！

歐 自然我可以憐惜他，像我憐惜別人一樣，

但是——

阿夫人 再沒有別的了！爲你自己的父

親！

歐（不耐煩）父親——父親！我從來不

會曉得我父親什麼事情。我不記得他有

什麼別的事，就記得他有一次把我弄病了

阿夫人 想想也可怕！——但是無論如何，

一個小孩子總應該愛他父親？

歐 如果那孩子沒有什麼可以感激他父親

的地方，也應該愛他嗎？如果他從來不

會曉得他父親，也應該愛他嗎？你當真

拘守那種古代的迷信嗎？——別的事你

都很豁達的。

阿夫人 你簡直叫他一種迷信嗎！

歐 母親，不錯，你自己也很可以看得出。這

是世界上流行的一種迷信，并且——

阿夫人 迷信的鬼！

歐 （在屋子裏走。）不錯，你可以叫他鬼。

阿夫人 （忍不住了。）歐士華——這樣說來，

你也不愛我了！

歐 你是我知道的，無論怎樣——

阿夫人 你知道我的，不錯；是不是沒有別的了？

歐 我知道你怎樣的愛我，我爲了那個應該知恩的，還有一層，現在我病著，你又這樣的有用處。

阿夫人 不錯，可不是嗎，歐士華！我還要

感謝你的病，因爲他把你趕回家來了。我覺得你現在還不是全是我的；還要想法子服你的心。

歐 （不耐煩。）不錯，不錯；這也是一種說法

。母親，你要記著我是個病人。我不能多管別人什麼事；我儘有事做，要想我自己。

阿夫人 （慢慢的。）我一定耐著性兒待你。母親，并且你還應該高興些！

阿夫人 你說的很對，我的孩子。（走近他。）現在我把你的悔恨自怨除掉了沒有？

歐 那個你做到了。但是誰能把我心裏的害怕也除掉呢？

阿夫人 那害怕？

歐 (走過去) 祇要瑞琴說一句好話就做

到了。

阿夫人 我不懂你。你說什麼樣的害怕——

那又和瑞琴有什麼相干？

歐 母親，是不是天不早了？

阿夫人 已經是清晨了。(從暖房的窗裏望

出去) 天已經在那裏亮起來了。天氣

很清。再過一會兒你就看見太陽了。

歐 那我很快活。說不定還有許多事情可

以使我快樂，使我要活——

阿夫人 我盼望如此！

歐 甚至於我不能做事——

阿夫人 你不久就又可以做事了。你不會

再有那些傷心的事在心裏悶著了。

歐 你替我除去了這些胡思亂想是很好的

。現在我祇要能過這一關——(坐在軟榻

上) 母親，我們講幾句話罷。

阿夫人 好，講罷。(把一隻椅子推到榻旁，在

他旁邊坐下)

歐 太陽出來了——你也都知道了；我也不怕

什麼了。

阿夫人 我都知道什麼？

歐 (不聽他) 母親，不是你晚上說過的，

世界上隨便什麼事，祇要我要，你沒有不肯替我做的？

阿夫人 不錯，我是說過的。

歐 母親，你說的話算不算？

阿夫人 你祇管放心就是了。我活著不爲別的，就爲你。

歐 母親，好好聽我說。我知道你是很有主見的。我講話給你聽的時候，我要你靜靜的坐著。

阿夫人 又是什麼怕人的事情——？

歐 你不要喊叫。聽見沒有？你答應我不答應？我們要坐下靜靜的談一談。

母親，你答應我不答應？

阿夫人 好好，我答應——祇要你告訴我是一樣一回事。

歐 你要知道我這疲勞和我這不能用心做事都不是那真病——

阿夫人 什麼是真病呢？

歐 我害的是遺傳病——（摸著額，慢慢的說著）——病在這裏呢。

阿夫人 （差不多說不出話來） 歐士華！
不——不是！

歐 不要喊叫；我受不了。病在這裏等著呢。隨時隨刻都可以發作。

阿夫人 怕死人了——

歐 安靜些。這是我現在的情形——

阿夫人 (跳起來) 不確的，歐士華！斷

不會有的事！不會這樣的！

歐 我在外頭的時候發過一次。幸而就好了。但是事後一聽見我當時的情形，我又怕起來了。

阿夫人 就是那種害怕，後來——

歐 這是形容不出來的害怕，你知道不知道。假使祇是一種尋常致命的病——我並不怎樣怕死；雖然是有一天我還想活一天。

阿夫人 不錯，不錯，歐士華，你應該這樣想！

歐 但是這是說不出的可怕。重新做一個

什麼都不會的小孩子——要人家喂，要人家——啊，真是說不出！

阿夫人 我的孩子有他母親招呼他。

歐 (跳起來) 不，不要；這就叫我忍不下去！——這樣一年一年的延命算什麼意思！——這樣到老頭髮白。并且你說不定要比我先死。(坐在阿爾文夫人椅中) 因為醫生說過的這病不一定就死。他說這是一種腦腐病。(慘然一笑) 那個名字真好聽。常使我想著櫻紅色的天鵝絨簾子——碰上去很軟的東西

阿夫人（叫一聲）歐士華！

歐（跳起來在屋子裏走）你把瑞琴從我

這裏生生的奪去。祇要有他在這裏，還可

以幫我一臂。

阿夫人（走近他）你說什麼？我有什

麼不肯幫你的地方嗎？

歐 我那一次在外頭病好的時候，醫生和我

說這病如果再發——並且一定要發的——那

就沒有救了。

阿夫人 他就這樣很心的說——

歐 是我一定要他說。我對他說我還有事

情要安排呢——（狡笑）所以我就安排

好了。（從裏面胸口衣袋裏拿出一隻小

盒子）母親，你看見這個沒有？

阿夫人 那是什麼？

歐 嗎啡藥粉。

阿夫人（驚看他）歐士華——我的孩子！

歐 我一共藏著十二盒——

阿夫人（想搶那盒子）歐士華把那盒子

給我？

歐 母親，還不到時候。（仍舊放到衣袋裏

去）

阿夫人 我決不放過這個！

歐 你一定要放過他。如果瑞琴在此地，我

一定要靜靜的告訴他現在我到了什麼地步——並且還要求他幫我這末一次的忙。

我知道他一定肯的。

阿夫人 他決不肯！

歐 如果我病發了，他看見我躺著，像個初生的小孩子一樣，沒有法子幫忙，沒有法子救，沒有指望——不會好了！

阿夫人 瑞琴決不肯這樣做。

歐 瑞琴肯這樣做。他的心是很不定的。

他一定不耐煩照管我這樣的病人。

阿夫人 那麼幸而瑞琴不在此地！

歐 母親，現在應該你幫我的忙了。

阿夫人 (大聲喊叫) 我嗎！

歐 誰能及得上你？

阿夫人 我！你的母親！

歐 正爲那個。

阿夫人 我，生你的人！

歐 我不曾教你生我，並且你給我的是一種什麼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

罷！

阿夫人 救命！救命！(奔入廊下)

歐 (跟著他) 不要離開我！你到那裏

去？

阿夫人 (在廊下) 替你去請醫生，歐士華

！讓我出去！

歐（走入廊下）你不許出去。別人也不

許進來。（把鎖轉好）

阿夫人（重新走進來）歐士華！歐士

華！——我的孩子！

歐（跟著他）你沒有做母親的心腸嗎！

忍心看我受這種說不出的苦嗎？

阿夫人（自己定一定神，稍停片刻）我一

定肯的。

歐 你肯——？

阿夫人 如果必不得已。但是不會必不得

已的。不——斷不會如此的！

歐 我們但願如此。我們能在一處活一天

是一天。母親，謝謝你。

（坐在方纔阿爾文夫人移到榻邊的椅子

裏。天色在那裏亮起來；燈還在桌子上點

著）

阿夫人（小心走近）你現在覺得安靜些

嗎？

歐 覺得好些。

阿夫人（俯身看他）這是你心裏瞎想的

害怕。都是瞎想。這些憂煩於你身體有

害。現在你可以安靜些了，在家裏跟著你

母親，我的寶貝孩子。你要什麼有什麼，就

像你是個小孩子的時候——好了，那陣

病已經過去了，你看過去的何等容易。

我早就知道——歐士華，你看多少好的日子，好太陽，現在你可以清清楚楚看你的家了；（走至桌前息燈，正是出太陽的時候，遠遠的冰川和山峯都在朝霞裏裹著）

歐（坐在椅子裏半晌不開口，把背朝著外面的景致，突然說道）母親，把太陽給我。

阿夫人（立在桌旁，看著他奇怪）你說的什麼？

歐（用沈悶失音的聲氣再說一遍）太陽

——太陽。

阿夫人（走近他）歐士華你怎麼啦？

（歐士華好像在椅子裏抽縮；所有他的筋肉都放鬆了；臉上失了神氣，兩眼直著不動）
·阿爾文夫人嚇得不住的打顫——怎麼啦！（喊叫）歐士華！你怎麼啦！
（跪在他身旁搖他）歐士華！歐士華！
你瞧著我！你不認識我嗎！

歐（依然是沒有字句的聲音）太陽——太陽。

阿夫人（發狂似的跳起來，用兩手打自己的頭，喊叫著）我受不住了！（低著聲

說，好像嚇癱了一樣。）我受不住了！

沒有的事！（突然。）他從那裏聽來的

？（把手很快的在他兒子外衣上一摸。）

嚶！（略退後哭道）不是，不是，不是！——

是的！——不是，不是！（離開他幾步，兩手

伸在頭髮中間，嚇得一聲不響的看著他。）

歐（依然坐著不動。）太陽——太陽。

（全劇終）

